

40111
19



查大日
所使
宜信
知同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一

中官考二

洪武元年三月丙辰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

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惋歎

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

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

戒其在宮禁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

宜預政典兵唐漢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
之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二年六月己巳上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
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
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
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
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
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
以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為腹心即腹心病矣馭之
之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
恣畏法則撿束撿束則自不敢為非也

三年九月丁巳是日朝退有雨二內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為此非旦夕
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謂侍
臣曰嘗聞于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
汝將完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
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侈
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四年閏三月乙丑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
不過司晨昏供役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
接公卿乃以闈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

傾人主及其為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枉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十年五月丙午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為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之人得與謀者况闈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忍其

本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群臣頓首稱善

十七年七月戊戌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預內官監文移往來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規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款

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于未亂智者見于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其未然耳

建文三年燕王師在德州而朝遣錦衣千戶張安持詔諭世子降許以燕王之位世子不發封并縛安詣軍前時中官黃儼從留守以姦險為世子所惡而素結三郡王乃先遣人馳報上曰朝廷與世子通密謀矣王不信俄而世子所縛安及書至王大感悅儼與江保於永樂中數為趙王郡王傾太子太子即世幾奪嫡太子即位儼保皆伏誅

永樂五年六月己亥上諭都察院謂去年曾命內侍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比聞進詐傳詔旨偽作勘合招集軍民復以採辦為名大為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來此與胡藍齊黃欲壞國事者何異即遣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千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鞫治之雖闕皇親亦不恕

七年十二月戊申守京城門內使言城門郎擅離所守縱酒廢事城門郎亦言嘗以母病白內使暫歸未嘗擅離蓋嘗以事忤內使故挾私誣搆皇太子曰

城門郎無罪內使小人縱私上罔朝廷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衛治之乃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內使有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悉置重典二十二年十月庚辰內官馬騏傳仁宗旨諭翰林院書勅付騏復往交趾辦金銀珠香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生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乃止按上既已知之矣乃不俟騏何也

宣德元年七月辛未司禮監太監侯泰還自樂安

上初遣泰諭漢王高煦高煦嚴兵而後入覽書謂泰曰朝廷知我舉兵耶泰曰有言者上以至親故不信也高煦曰爾舊人宜知我舉兵故泰曰不知也高煦曰太宗聽讒間削我兩護衛徙置此州仁宗不復我護衛不徙我大郡而徙以金帛餌我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編觀其兵馬器甲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為語而主即送姦臣來然後議我所欲泰歸上問高煦何言曰一無所言問治兵乎曰無所見已而錦衣官校從者白其事上曰事定必治泰不可宥也二年十一月復以奉命直隸選駙馬擅作威福

凌雲職官播義勇經歷董純至死又受人贓賄事覺始下都察院獄

三年逮交陞太監馬騏內官蒙泰下獄正統四年騏始釋為民泰降火者

六年十二月內官監太監袁琦內使阮巨隊阮誥武奔武路阿可陳友趙淮王貴楊四保陳海等伏誅初巨隊等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為名奪取軍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究其由皆琦指使於是籍其家金銀以萬計寶貨錦綺諸物稱是又所用金玉器皿僭侈非法皆四保與海為之事覺上下法司議罪

命凌遲琦而斬巨隊等十人於市時太監裴可列亦以貪暴下錦衣衛獄拷死馬俊回至良鄉自經死命錦衣衛磔其屍梟首於市唐受亦以公差南京害民捕至獄具械赴南京凌遲於市梟首示衆丙申諭右都御史顧佐等出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官內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係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內官內使寄頓財物許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官內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軍民人

等有投托跟隨內官內使因而撥置害人者悉處死罪 上退朝御乾清宮諭太監王瑾吳誠等曰朕即位以來念內官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戒諭之令謹守法度勿罹刑辟永享太平其間有能小心忠謹朕待之加厚不意袁琦孤恩負德越禮犯分欺瞞朝廷受人囑托私遣內使出外假以幹辦害害官吏軍民百計索取金銀財物數以萬計下人銜冤歸怨於上朕何由知 天地鬼神共怒事發露琦以伏誅此非朕欲罪之殺身之禍實其自取爾等其揭榜昭示內官內使及小火者能守法事上不恃寵作威不

待之 害民取財者鬼神祐之若違法越禮惟務貪靈鬼神不佑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當改悔朕亦以無過待之

少保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上登皇城樓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逮中下獄論斬錦衣衛指揮王裕知而不舉當連坐上宥中罪革其少保仍罰尚書俸一年裕下獄已而釋之內官裴宗漢管木廠坐盜市官木又賄太監楊慶求免罪事發法司亦論斬命械繫錦衣獄一時英斷赫然第不知於楊慶作何處耳

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願効用內庭行在禮部以聞上曰已有例禁此人身為指揮尚欲何求而勇於自殘求進其付刑部治罪當是時京衛官尚未貧也而內臣自鄭和王瑾後其富貴勢焰有以歆動之耳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為害已嘗罪其尤者上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監察御史馳往各處盡收其資橐并其人械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銘素悍暴又時大醉而酗聞有內官至更不明所從來輒奮前摔

寧而手擊之御史莫能止遂奏承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以其一時昧于所聞而宥之侍臣或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正統五年太監吳誠吉祥以討麓川不利下獄論死遇恤刑宥之

七年南京尚膳監內使郭敬失火焚內府廊房六十餘間所貯物料器皿七十二萬五千五百有奇及錢糧簿守衛衣甲皆盡下法司獄具詔即斬之

八年内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衛鞠之得

實 詔磔于市仍令內官俱出觀之所誹謗者王振也磔之者亦王振也

九年內官陳景先送女官吳淑清還揚州索取府衛白金綵幣等物且治私事踰期復命 詔錦衣衛鞫

實

十年戶部右侍郎焦宏等奏臣同司禮監左監丞宋文毅等奉命踏勘壩上大馬房諸處草場多被內官內使人等侵占私役軍士耕種甚者起蓋寺廟立奎治及借與有力之家耕種以致草場窄狹馬多瘦損請正其罪 上曰朝廷設馬場令內官監之而乃作

弊如此論法當罪今姑寬貸令速改過其內官各賜地一頃內使淨軍各賜五十畝已蓋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都察院仍給榜禁約每歲遣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視敢蹈前非者必殺不宥

鎮守遼東太監王彥卒 上命太監喜寧檢閱其家財彥妻吳氏訴喜寧私取其奴僕駝馬金銀器皿田園塩引等物詔宥寧罪追取田園塩引給主餘物悉

入官

司禮監太監吳亮金英范弘阮誠以私芻牧於南海子下錦衣獄

角山堂別集 卷九十一
九
謫監察御史李儼戍遼東鉄嶺衛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太監王振過之怒儼應對不跪遂下錦衣獄已而謫之

十年錦衣衛卒王永為匿名書劾太監王振罪惡揭之通衢及振姪王山家緝事者得之刑部論以造妖言斬罪 詔即磔之于市不必覆奏十二年武功中衛指揮使華嵩宿娼事發當杖贖特命髡其首漆之枷示教坊門滿日充大同衛軍坐與王振姪爭娼故也

十二年太監喜寧侵太師英國公張輔輔不從寧弟勝率自淨身家奴毀輔佃戶居室毆家人妻墮孕死事發宥勝贖徒自淨身者戍廣西南丹衛因勅禮部盡收功臣私蓄閹奴入官

十四年七月甲午車駕親征北虜發京師是舉也司禮太監王振實勸成之故群臣雖合章諫止 上皆不納命下二日即行扈從文武吏士皆倉卒就道丁丑車駕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群臣復交章請駐蹕王振怒俱令略陣壬寅車駕至雞鳴山衆皆危懼 上素以諸事付振至是益肆威成國公朱勇等有所白膝行而前振令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

桎管老營佐桎先行振怒令跪于草中至暮方釋欽
天監正彭德清勸振曰虜勢如此不可復前倘有踈
虞陷天子於草莽振怒詈之曰設若有此亦天命也
學士曹彞曰臣下命不足惜主上係宗社安危豈
可輕進振終不從八月己酉駐蹕大同振尚欲北行
鎮守太監郭敬密告振曰行則必墮虜計振始懼會
驟雨復至始議班師庚戌師東還是夕次雙寨雷
電風雨交作師行徹夜不止初議從紫荆關入振蔚
州人也始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鄉土禾稼復
轉從宣府行壬戌次土木虜襲擊我師大潰車駕比

行中官惟喜寧侍振等皆死庚午郕王御午門左門
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鑑合諸大臣廷啓六科十三道
亦有言王曰汝等所言皆是朝廷自有處置言甫
畢百官皆趨進跪慟哭不起颺言曰聖駕被留皆
振所致陛下若不速斷何以安慰人心錦衣衛指
揮馬順喝逐百官給事中王竑奮臂捽順髮噬其肉
曰順倚振肆強今猶若此誠奸黨也百官爭捶死順
且請籍振家王准言衆猶哭未退守衛士卒亦泣
下王起入令太監英問所歎言咸曰內官毛貴王
長隨亦振黨請寘諸法遂於門隙中出二人又捶死

之尋執王山至衆相戒勿捶死使伏法遂縛山赴都
市凌遲處治 王令諭曰國家多難皆因奸邪專權
所致今已悉准所言置諸極刑籍沒其家以謝天人
之怒以慰 社稷之靈爾文武群臣務須各盡乃職
以輔國家以濟時艱百官乃拜而退曳棄順等屍於
道軍民猶爭擊不已百官請籍順及毛貴王長隨家
王令免籍

是月令旨籍沒太監郭敬內官陳官內使唐童等家
以皆王振黨也科道會劾僧錄司右竟義龍然勝道
錄司右玄義王道宏錦衣衛鎮撫周銓等賄囑馬順

引進王振家出入積成巨富今旨降謫有差復請
籍之不許九月法司疏王振同居異姓之人皆當斬
詔謂振傾危社稷罪惡深重但朕即位之初体天地
生物之心姑屈法伸恩但係振本宗不問大小皆斬
首以徇婦女給諫功臣之家為奴其家人婚者宥死
杖一百諫戍邊衛是日鎮守大同太監郭敬潛回京
師下獄初敬與振厚逾年多造銅鉄箭鏃甕盛以振
意遺瓦刺使臣輒用良馬賂振及敬以報宋瑛等揚
和之敗又為敬所制 上皇至大同群臣劾敬失律
振矯 旨不問至是法司議凌遲處死詔固禁之

十月御馬監左少監跛兒干伏誅跛兒干本降虜給事宮禁數十年及土木之敗即助虜反攻射內使黎定既又為虜使至京有所需索命執而誅之

十二月誅遼東百戶施帶兒見獲虜泄我虛實且數為虜使張彼聲勢又為脫脫不花致意於鎮守大監亦失哈至是逃歸巡按御史劉孜鞠之因劾亦失哈本廣西人虜犯廣寧亦失哈禁制官軍不使出擊反狀昭然且及其不法十餘事詔即誅帶兒仍置亦失哈不問

景泰元年二月叛賊御用監太監喜寧伏誅寧既從上皇陷虜輒為也先畫策邀求賞賜及導以入邊寇掠尚書于謙授策邊將使成擒而會 上皇知寧謀患之乃言於也先欲使寧及總旗高鑑達于納哈出還京索禮物也先許之 上皇乃命校尉袁彬以密書報宣府寧至獨石遂為叅將楊俊所誘擒至京文武大臣并科道等官劾奏寧猥以俘虜落沐恩榮受列聖之深恩居太監之重任而乃欺天負國背義忘恩屬姦臣之不軌致 上皇之蒙塵喜寧回自虜中詐傳詔旨妄指迎 駕為名重要 朝廷金帛既又乘機復徃主令賊首來侵擾我邊境犯我 京畿上

而宗廟振驚下而軍民荼毒雖天威所加而數萬之衆遂遁柰生靈受害而千古之恨難消若不正之典刑碎屍萬段不惟無以大彰天討垂戒將來抑亦無以慰宗社之靈以民之忿 詔群臣雜鞠之吳伏命磔諸市三日

金英者正統中司禮太監也王振沒掌監事 景帝以其擅權惡之命言官論其家奴郭廉趙顯多支浙鹽謫戍邊衛復以運使吳方受囑勒為民復以錦衣衛校尉結英冒陞百戶於午門外探聽各處事情抵英論斬復調御史謝琚為吉安府推官降給事中張

聰為均州判官御史宋瑛為安福縣典史俱坐英事琚應奏不奏聰代王訟稿瑛奏事不實為法司所論也又運同鄭崇受英家人賄多支鹽事露囑御史林廷舉求解杖廷舉百戍邊衛崇為民又以錦衣指揮僉事呂貴因賊侵境陞署都指揮僉事出征及還貴恐調出失勢託英家人錦衣衛百戶金善以賄英得辭陞職仍舊官又索營膳所輓瓦等料萬餘以造私室賂管海子內使葉景榮景榮以石及草與之事覺下都察院論貴善景榮俱應斬英宜宥治詔斬金善降善調貴於邊衛景榮送司禮監別用贓物俱追入官執

英付都察院鞠之左都御史陳鑑等言英縱家人倚勢多支官鹽累受賄賂陞指揮韓志等為署都指揮僉事陞內使汝住為長隨奉御陞都指揮孫鏜為都督總兵陞校尉劉信為百戶工部尚書石璞結王振得職英受璞賂以保其位又准呂貴仍理錦衣衛事姦惡如此宜不拘常律處以極刑籍沒其家帝命固禁英執鏜璞志鞠之論罪皆應斬命姑宥之再犯不宥金英家奴李慶罪當絞遇赦特誅之御史宋璫坐不効調用璫奏左都御史王文沮之文奏璫免不免見誣詔不問仍降璫按英之狼狽若此不知異日復受寄託然其拒南遷議稱薛文清好官亦不可盡泯也

是年十月庚寅山東右布政使裴綸言山東內地與邊徼異已有都御史洪英巡撫督同三司常操軍士保固城池兼今歲禾稼豐登流移復業正當靜以優恤不宜煩擾今內官唐廣來鎮茲土有司日逐供給未免動取民財以一科十且廣隨侍人不無詐冒名目生事侵漁請勅廷臣會議凡非邊境有巡撫官處俱命回京庶內臣無輕出之勞有司免供應之擾帝曰往歲各處賊寇生發人民流散因令內官鎮守

得知事情緩急今綸擅欲取回主意安在爾都察院令其陳狀如飾辭不宥六科給事中上章謂鎮守巡撫內外官員俱受朝廷委托恐其從人需索賤物如綸所言者亦不可必其無也命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庶有此等之人即執之具聞處置既而綸陳情服罪宥之

景泰初太監吳誠卒其妻某氏進所遺田宅以四所還之大同右叅將都督同知許貴奏右少監常力轉銜軍妻不與宿杖死其軍又與養子妻淫戲射死養子下巡按御史覆勘有驗都察院請再覆從之

景泰二年鎮守內官陳海以鉄劍與夷人哈丹易馬御史鄭紹劾奏捕鞠之又司禮監太監高顯情強奪人房屋仍飾奏命法司禁錮之

五年內使田福私亡至真定藁城縣錦衣衛捕得詔即誅之內使阮綰附司禮監太監興安囑管工太監黎賢擅於西海子作佛菴及西山等處作生墳佛寺盜用官木等料萬計事聞都察院坐綰絞并劾安等罪詔姑不問所造菴寺令內官監毀之物料入官南京御史鄒亮奏定淮等門外城壕為太監陳公等占種蓮藕禾苗命南京戶部委官勘覈禁約

六年都知監左少監馬琳奏太監劉順死遺下河間
府山地十五頃乞賜管業戶部覆請之詔不許給民
耕種完辦按景帝不假內豎如此南城之禍所
由構也

天順元年正月壬午執司禮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
勤等於禁中出付錦衣衛獄群臣言誠等串同都督
黃瓌構成邪議更立東宮尋又謀迎虬汪后又與少
保于謙王文等圖為不軌糾合逆旅迎立外藩俱坐
謀反凌遲處死丙戌命斬于市籍其家是日校尉逮
杲縛錦衣百戶楊瑛謂為張永親且與舒良善命錦

衣衛拷訊之又命錦衣衛差官往執寧夏管神銃內
官高平公幹雲南內官閻禮并籍其家以來俱磔於
市 鍾鼓司掌事陳義教坊司左司樂晉榮誅景泰
中榮誥事義義承 旨同榮選伎女李惜兒等先後
進入宮中至是教坊司發其事命司禮監釋伎女給
親榮義下錦衣衛拷訊具伏誅於市 戊子六科十
三道劾司禮監太監興安竊弄威權紊亂朝政鎖南
內之門易東宮之位與王誠舒良等為黨明知逆謀
不能諫阻而伺釁乘機心持兩端觀成敗以為向背
乞梟其首以戒權姦 旨謂安罪本當死姑從寬貸

之勿令視事 癸卯誅司設監太監廖官保御馬監
太監郝義司禮監少監許源官保提督御藥房 上
嘗索藥不得故也義坐與王誠等同謀欲誘勇士擒
殺吉祥石亨等源故從 上南內坐謗訕俱誅
二月戊寅枷內官劉茂於內府新房外茂嘗被 旨
以馬載唐妃游西海子馬驚妃墜因命茂選良馬二
十日控習之 上復位有言茂欲擒太監劉永誠者
遂執下獄枷之內官監太監覃吉掌內庫金帛奇寶
籍記邸王所賜諸妃白金三萬餘兩寶石萬餘不以
聞命執送錦衣衛固禁之 丁未六科十三道被

旨劾司禮監太監陳昇阮簡謂昇內與王誠舒良同
腹心外以王文于謙為羽翼擁立邸王廢易太子始
則倡不必北迎之謀終則造幽閉南宮之計禁 聖
母往來絕親親之情抑百官朝賀廢君臣之義傾竭
府庫崇尚異端忍令僧人清昊為魘魅教致僧官道
整入禁闈俱宜顯戮于市以快人心以回天變 上
曰給事中御史言是此輩負國背君罪在不赦但元
惡已誅餘黨俱從輕典其擯昇居南京司禮監簡守
長陵永不任用 癸亥廣西柳州衛千戶盧忠鎮守
寧夏太監高平伏誅景泰時忠為錦衣衛指揮平居

尚衣監與忠厚忠密與平合謀令校尉李善奏上
與太監阮浪南城內使王瑤圖復位於是浪瑤及忠
俱下錦衣衛鞠瑤被殺浪庾死忠得釋既而坐他事
謫官柳州至是 上知其狀特遣人收忠平磔于市
三日且籍其家 乙亥工部右侍郎霍瑄先以叅政
掌大同府事時嘗為鎮守太監常力轉怒其送回都
御史年富家衆杖之十餘至是瑄奏之且言力轉宴
輒命妓為戲僭用金器若王者復強取所部女為妾
諸不法事 上怒遣人執之 太監常力轉以工部
右侍郎霍瑄奏其罪下錦衣衛獄遂條奏瑄嘗同都

御史年富侵盜官物且行賂於都督石彪強取所部
女子十三人為妾都察院請收瑄與力轉盾其有無
上命俱宥之 辛丑調給事何玘等十三員為判官
監察御史吳禎等二十三員為知縣尋命復職太監
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御史言其過惡欲箝制言路
共譖御史給事中之短 上命吏部尚書王翱查御
史給事中年三十五以上者留任三十五以下者調
用得玘禎等三十六人俱調之命既下會有風雷雨
雹之變 上悟召翱等諭之曰給事中御史朝廷近
侍耳目之官何乃聽人主使妄劾人論法難容但念

職當言路俱畱任事自後言事務須從實否則治以重罪不貸 十月丁酉賜故太監王振葬祭時太監劉恒等言振恭勤事 上端謹持身左右贊襄終始一德陷沒土木歲久未沐招葬 上亦憫念振故有是命

四年七月甲午廣東廉州知府李遜為鎮守珠池內使譚記誣奏其縱部民竊珠下遜錦衣衛獄遜悉發記杖人致死及強入民家斂財物諸罪狀 上命執記與理記具伏遂錮之而命遜復職 辛丑勅鎮守浙江太監盧永曰爾在彼行事執拗以此差左少監

陳政齋捧旨意前去同爾理事政於六月十二日至彼三司官俱出城迎接行禮爾乃托病不出却使人問政是何官買辦何物此爾懷姦挾詐不敬朝廷之罪一也十三日方至武林驛與政相見不請旨意行禮不問朝廷公事就便辭去此爾背公徇私不敬朝廷之罪二也十四日又至館驛前因開門遲即發怒而回却言改嘗為吾部下且官不及吾此爾輕慢使臣不敬朝廷之罪三也爾昔與張永郝義等同類內有典刑降用者此時曲法宥爾又陞爾職委鎮大藩正當赤心報國以報再生之恩却乃心懷姦詐傲慢

卷九十一
朝廷悖禮違法論爾之罪正當抄提來京究治今且將爾所為實跡封去爾宜目看似此所為豈是忠敬之道看畢爾即具實以聞

五年七月庚子司設監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等反命懷寧侯孫鏜等率官軍討之欽敗死執吉祥下獄初正統間吉祥征麓川又征福建選達官能騎射者百十人隨征天順初諸達官吉祥親黨及門下無賴隨吉祥以奪門迎 駕功累受陞賞者甚衆皆感戴吉祥後石亨敗隨亨冒陞賞者俱自首改正獨隨吉祥者不動吉祥復日犒諸達官司給以米銀

出城於是官軍稍集至二千人甲兵皆具鏜謂之曰爾等不見西長安門火耶曹欽反矣其黨不多當奮勇殺之朝廷必不惜陞賞衆皆諾從鏜逐賊至東長安門欽去攻東安門途遇恭順侯吳瑾追殺之復縱火焚東安門天漸曙欽黨稍稍散去欽遇鏜子軌于路軌奮刀斫欽中膊欽氣懾率數騎走安定東直齊化各門求去門俱不開遂竄歸其家拒官軍鏜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兵至時大雨如注欽率家衆及達官猶出戰數次鏜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即與之於是官軍奮呼而入欽投井死遂毀其宅

盡掠其財物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堂兄都督濬
皆為衆所殺并其親黨同謀之家皆一空焉諸達官
逸出者先後皆被誅 辛丑命公侯伯朱儀等分守
皇城六門都城九門以及賊黨未盡就擒也 壬寅
命撫諭都人及保定等處達官或為反賊所脅從者
無得驚疑 癸卯曹吉祥伏誅 上出吉祥命群臣
廷鞫之具伏詔磔于市并磔欽鐸濬等尸以徇 丙
午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湯序等伏誅序始以天
文生出入吉祥曹欽家冒迎 駕功累陞至禮部侍
郎後以占候天文失實降少卿懷怨望達官陳守忠

布遂相與為死黨諸達官日出入其門惟恐吉祥敗
而已隨之黜退也吉祥亦疑與石亨同功一體之人
亨既被誅愈不自安至是欽又私掠曹福來為言官
所劾錦衣衛密遣人伺察之益急先石亨敗時預降
勅戒諭朝臣然後收繫亨至是復降勅諭欽度不免
遂謀反會懷寧侯孫鏜奉命征西欽使其黨掌欽天
監事太常寺少卿湯序擇是日天未明視朝遣將欽
欲以是時舉兵入先夕召諸達官及其黨群飲于家
厚贈之時鏜候陛辭宿于朝房達官都指揮使馬亮
等恐事敗自欽家逸出走告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

琮時琮瑾亦以陪祀罷宿朝房急趨以告鏜同于長
安右門隙入疏以聞 上即召吉祥繼入宮城鎖繫
之令皇城四門京城九門毋開頃之欽以亮等逸出
知事泄遂于中夜自往錦衣衛指揮同知遠杲宅執
殺杲遣其黨殺左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斫傷內閣
學士李賢于東朝房遂攻皇城東西長安門不得開
縱火焚之門內守衛官拆御河岸磚石堆塞各門賊
往來嘯呼于各門外鏜召太平侯張瑾同擊賊瑾不
敢出鏜謂其二子曰征西官軍多從京城宣武門出
爾往號召之曰法司強賊反獄獲者有重賞且不可

丁順白忠等亦以附言祥冒迎 駕功陞都督同知
等官至是序為欽選舉兵日時守忠順忠從欽犯關
俱被執磔于市籍沒其家 戊申達官都督同知也
先帖木兒從曹欽反既越城逃至通州民瓜田中盜
食瓜民欲毆之也先帖木兒窮蹙吐實民執送鎮守
官械赴京法司論當凌遲處死 上命錦衣衛禁錮
之

食亦用笮筴之也古木思可獲土膏子成其真子
共計木與笮曹達又兩姊妹遊至西門外田中盜
與姊妹擲于市蘇文其卷 次申選官階晉同味也
等官至吳承 蘇文其卷 本兵日却守忠即忠與遊關
下即白忠等亦以相 言新冒受 蘇文其卷 晉同味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中官考三

天順八年典璽局局丞王綸事 上於春宮一時群
小希進用者多與交通侍讀學士錢溥教內書館綸
嘗受業焉時尚寶丞朱奎以幼童陪讀館中相親昵
至是 先帝不豫溥意綸必預機務有入閣覬密遣
奎通款曲於綸綸因偕奎造溥脩弟子敬惟飲至脯
而去內閣學士陳文以隣故知及 帝崩奎持晉州
知州鄧和所饋綸書以入或曰此溥密草遺詔也綸

亦以例當柄用驟驕肆司禮監太監牛玉恐其軋已
玉姪春坊贊善綸復與溥有隙構之會 大行就殮
綸衰服襲貂裘於外 上見而惡之玉因數其過惡
勸 上執下獄又嗾人劾其交通事并逮溥等法司
依律擬斬以赦例從輕綸降內使劾南京閒住溥降
順德知縣奎鹽課副提舉和瀾滄衛經歷凡平日與
綸往還者詞連及之兵部右侍郎韓雍降浙江左叅
政順天府尹王福兩浙鹽運使治中丘晟福州府同
知通政司左叅議趙昂瑞州府同知南寧伯毛榮都
督馬良謫廣西都督馬宗劉聚謫廣東各聽總兵官

調遣殺賊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門達指揮同
知郭英陳綱指揮僉事呂貴俱調貴州邊衛帶俸差
操

八月立中宮皇后吳氏之月餘有旨太監牛玉壞朝
廷大婚下都察院獄并太監吳熹究治獄詞謂 皇
太后欲立王氏而玉以王氏非其所選說 太后止
之吳后父都督同知俊及子雄同熹賂玉立后詔
皇后廢居別館王熹南京 孝陵種菜俊戍登州衛
雄隨住王親家懷寧侯孫鏜閒住姪太常少卿兼侍
讀綸甥吏部員外郎琮除名

十一月丙寅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言二事一曰
明刑罰以正朝綱臣等切惟人主之治天下在號令
行紀綱振由人主操賞罰之柄也苟賞罰不明則號
令不行紀綱不振欲求天下之治難矣伏惟 皇上
嗣登大寶祇遵先帝遺 命冊立 皇后蓋以繼承
宗祀為重豈意賊臣牛王大肆姦欺橫貪賄賂朦朧
進退其意欲固寵于內擅權于外包藏禍心深不可
測幸賴 陛下聖明廢退吳氏蓋亦出于不得已也
然遇此大變處此非常朝野騰誼中外駭聽以為吳
氏既退則牛王之罪况萬死無疑矣今不意牛王得

放南京全首領夫牛王故違 先帝之命其罪當死

一也謀立 皇后其罪當死二也欺侮陛下當死三

也使 陛下負廢后之名其罪當死四也凡此四不

韙者人臣之大惡而牛王兼有之明正典刑梟首街

市以明號令以正紀綱可也今乃將牛王輕放者臣

等知 陛下用心仁慈不忍加刑也書曰刑期無刑

辟以止辟今 陛下不忍殺一牛王則今後侍 陛

下左右者恣肆無所勸懲天下之人謂 陛下好行

姑息誠恐號令自此不行紀綱自此不振然臣等非

欲啓 陛下好殺之心亦非與牛王素有睚眦也但

為朝廷號令紀綱惜耳然奸臣之惡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且冊立 皇后將以奉承 宗祀表正六宮輔助君德毋儀天下豈有居內閣者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恣然不加之意哉方牛玉肆姦之初婚禮尚未成也掌禮之官畏其權勢而阿附及牛玉事發之後王法不可恕也執法之官念其舊情而苟容李賢等坐視成敗不出一言其初不言者是黨牛玉也其后不言者是畏牛玉之後復有如牛玉者而禍已也黨惡欺君莫此為甚伏望 陛下剴毅明斷即將牛玉明正典刑梟首示衆仍將李賢等明正

其罪以警方來如此則號令斯行紀綱斯正中國服義外夷畏威矣二曰鑒往事以防後患臣等切惟人主之治天下不貴于能處患而貴于能防患夫患已成而後處之處之雖善亦未免憂煩朝廷驚駭中外虧損國體貽笑後世患未萌而先防之防之惟謹則自然灾害不生禍亂不作朝廷無事君臣同休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精意圖治屢頒詔書大開言路臣等已於今年四月內陳言五事內一言保全內官正欲 陛下防患于未萌也處置之道未聞而牛玉之禍果作然既往者不可追方來者尤當謹 陛下勿

謂牛玉之後再無牛玉也臣等不敢遠引漢唐故事請以目擊之事為 陛下言之正統末年王振專權使先 帝遠播 宗社幾危其禍已慘天順年間曹吉祥專權舉兵焚闕歆危 宗社其禍尤烈今日牛玉專權謀立 皇后欺侮 陛下其禍尤為非常是皆貽笑四夷取議萬世者也當時朝廷以為王振之後必再無如王振者矣豈意曹吉祥復興曹吉祥之後必再無如曹吉祥者矣豈意牛玉復作自茲以往若再不以牛玉為鑒而思所以預防之則又安知後日之禍不有甚于牛王者哉然預防之道非歆使之

遠去左右也亦不過三事而已一不許內官與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內官弟姪在任管事并置立產業然此三事非臣等一已之見實太祖高皇帝成法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陛下果能行之非惟國家之福亦內官之福也臣等披瀝肝膽為 陛下明言之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無一人無事之時似為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彼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已功聞 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為已勢人望日歸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此臣所以勸 陛下不許內官與

聞國政者此也內官侍奉 陛下未免朝夕在於左
右文武大臣不知廉耻多與之交結有饋以金寶珠
玉加以婢膝奴顏者內官便以為賢能朝夕在 陛
下左右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便以
為不賢朝夕相與讒謗之 陛下天縱聖明 固不
為惑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躋顯位讒謗者
久屈下僚怨不歸于內官而歸于朝廷恩不歸于朝
廷而歸于內官賄賂日行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
矣臣等所以勸 陛下不許外官與內官交結者此
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為非聚姦養惡家

人百數貲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因有此
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
內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 陛下
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并置立家產者此也 陛
下果能鑒彼三人於既往行此三事于方今則禍亂
自然不作灾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則禍起蕭牆患
生肘腋深有不可測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衆
人之所諱臣等雖愚亦知避禍但受恩朝廷無以為
報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 陛下能行而無疑臣等
雖死而無悔惟 陛下聽察之奏上詔曰牛玉壞大

婚禮衆人無預朝廷已有處分徽等不知情實妄言
要言希求進用令吏部俱調官遠方於是徽等俱調
州判官徽普安州王淵茂州朱寬潼川州李翔寧州
李鈞綏德州奏草蓋鈞筆云

成化四年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積有餘鹽五萬
九千引乞令其姪潘貴中納閼支下戶部叅覆奉
古朝廷存積餘鹽以待邊用 祖宗明有禁例食祿
之家尚不可中况內臣乎內臣給事內廷凡養生送
死自為之處置固不必營利以殖生况乃損國課以
益私家乎其勿與按成化二年已准太監李崇開中

遼東鹽萬引矣自是賜太監陳珙萬引潘午萬引

上遣太監鄭同翟安冊封朝鮮世子李暲為王太監
沈繪致故王祭既行遼東巡按御史侯英奏同與安
皆朝鮮人祖宗墳墓父兄宗族皆在其地於其國王
未免行跪拜禮及有所囑托殊輕中國之體禮部以
聞 旨謂英所言是今後齎賞遣內臣冊封等禮仍
選廷臣有學問者充正副使按此內臣不封王之始
也

五年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宣奏少監鄭忠南京伯毛
崇各帶叅隨縱其役占軍伴辦納月糧奴辱有司營

求貨賄頃者太監錢能出鎮雲南道經貴州從行官舍需索百端民吏駭竄乞通行取回兵部覆以特旨所定人數惟行巡按御史嚴加禁治而已從之其年內使杜衡盜內府金二兩銀二百兩匠役繆諒為之支費下都察院議當贖徒有差詔即斬於市六年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郭陽奏太監錢能劄果有為政務歸一今聞有疾乞仍留鎮守士論鄙之十二年安南國請由雲南道入貢蓋以太監錢能私與通故也不許十三年巡撫雲南右都御史王恕等劾奏鎮守太監錢能罪及其從行指揮盧安等都察院覆

奏差刑部署郎中鍾蕃往會三司官按其事并逮能還京通治之 詔能果有罪奏來處分初能遣指揮使郭景奏事京師以安南國有捕盜夷兵犯境為劫掠者請勅國王戒約之朝廷因命景齎勅以往舊製使安南者道必由廣西而景乃取道雲南能以玉帶寶絛蟒衣羅段犬馬弓箭鞍轡諸物附景私遺安南王遂由雲南至其國受饋遺甚多及還誘其貢使仍道雲南至中途給以他語先行及貢使至雲南邊境守者阻之不容入邊民以為安南人入寇相率驚疑欲避之總兵三司官遣人諭貢使至再四其人始還

朝廷未之知也後三年有一男子自安南來歸言嘗見一指揮從三十餘人至安南以犬馬諸物饋王詔下巡撫巡按官究問蓋景自安南還後能屢遣與指揮盧安蘇本百戶楊能等徧歷諸夷干崖孟密等宣撫司求索景獲其寶貨至逼淫曩罕弄孫女許以開設衙門治事還至金齒被逮遂投井死於是恕同巡按御史鞠景同行者得其本末始奏于朝云九月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甄希賢等劾奏鎮守太監錢能及都指揮方明周佐布政司叅議金醞按察司僉事翁遂等罪都察院請下希賢等逮治明等能俟再勘

至日處分詔可先是能左右時至礦場有所求取會有言守礦千戶三人私礦銀者能不奏請輒遣人械繫之三人者懼共以官課千兩饋能能意不滿召明遂同臨問以巨挺杖之死者一人明使其屬以病死報乃委遂偕醞竟其獄復以賍誣死者既而佐礦場以餘課賜死者同事人於是死者家人訟其事於朝命錦衣衛官往會刑部審刑官暨巡按御史鞠得其實通劾能等事下都察院都御史王越畏能勢獨緩其事云十四年刑部郎中鍾蕃等勘報巡撫雲南都御史王恕所奏鎮守太監錢能遣指揮郭景以王

帶蟒衣并狗馬私通安南國王又遣盧安蘇本等與
千崖孟蜜諸夷交通等事皆實都察院請逮能等至
京治罪 上特宥能降勅切責之曰法司奏鞠爾違
法事皆實及爾所奏巡撫官事皆誣罪狀顯著本欲
械爾至京依律問擬但念爾在邊歲久姑曲法寬貸
爾以鎮守責任為務以地方人心為重嚴束下人毋
得於所屬軍衛有司騷擾况土官化外之人 祖宗
以來但俾其以時納貢羈縻之而已比之內地不同
今後事事須與黔國公沐琮并撫按御史三司官公
議委三司廉明官員撫諭勘問毋得任情擅遣無藉

之徒仍前需索詐騙以起釁召亂萬一有失畧將誰
歸爾其戒之慎之 鎮守雲南太監錢能為指揮姜
和李祥乞恩免罪從之初能在雲南數使其下徃孟
密等處索取金寶等物為巡撫都御史王恕所奏命
官勘實 上既宥能罪止罪其下九人而和祥犹沾
勢潛匿不肯就逮有 旨令巡按御史就彼追問至
是能復為二人求宥稱其不避難險有勞邊方且以
恕等誣陷為詞竟從其奏

十四年十一月乙酉南京內官監覃力朋 進貢
還有馬快舡百艘多載私鹽役民夫牽挽且徧索州

縣驛遞得銀五百餘兩錢帛稱是至甲馬營巡檢司
申報武城縣遣典史率人盤詰力朋乃以其衆拒擊
典史折其齒射一人殺之傷者甚衆內官汪直廉得
以聞逮力朋等治得實刑部以私鹽拒捕律當斬從
之其後力朋竟以幸免 司設監太監沈繪下獄擬
斬罪繪恃寵稔惡後為 上所踈斥常懷怨望奉御
賈祥因教其私造兵器使家童演習以備不虞有畏
禍者遂發其平日多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并
言其弟千戶廣貪淫邪偽不時披甲出入皇城莫測
其意下法司推問皆實命繪祥斬廣絞皆如所擬律

仍下獄監侯其黨二十一人免贖送司禮監奏請處
治

命三年五月罷西廠之緝事者時太監汪直行事官
誦置盜橫公私騷擾道路以日朝臣亦皆惴惴不自
安內閣大學士商輅學士萬安劉翊劉吉有言 上
震怒命司禮監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厲色傳
旨謂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有何壞事爾
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等對曰汪直違 祖宗
法壞朝廷事失天下人心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
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 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

然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人人要說
但不敢耳某等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為先
羽奮然泣曰某等奉侍 皇上於青宮迨今已二十
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為害使遠近
不安何忍坐視某等誓不與彼共戴天吉曰汪直之
罪縱使某等不言不日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黜
謫罰亦惟命耳所不避也於是恩降辭色徐曰朝廷
命恩等開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具實田話倘
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唯恩等去輅舉手加
額曰衆先生肯為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蓋安等

三人皆隨侍青宮輅以先朝舊恩恐 上疑已且慮

三人者或不同心故云然也已而恩等復至傳 旨

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此西
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恩曰
先生不知吾輩數人者已緝其一問為誰曰黃賜陳
祖生也皆闌在東華門外不容進見矣汪直謗其福
建人與楊畢 上疑此奏出二人所使翌日兵部

尚書項忠具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奏留中不出
遂罷西廠召恩赦直罪而責之退還本監調韋瑛于
邊衛差操散諸旗校還錦衣衛錦衣衛因奏直所遣

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命都察院移文令巡按御史隨處出給告示曉諭不得留滯人心快之然上意猶未釋然也 初西廠所執人犯多皆無案籍行法司考證至是廠革罷其人各散去有太醫院判蔣宗武者囚服到家家家人猶不知覺乃謫黃賜陳祖生于南京 辛卯太監懷恩傳奉 聖旨錦衣衛副千戶吳綬於鎮撫司同林巒問刑千戶楊瑛仍還本所治事綬貌陋而心險頗通文移善詞翰時西廠雖革上猶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且令訪能文事者以為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錦衣千戶吳綬能寫本

通行移直遂召至擬三批荅封進稱 旨遂有是命綬後以銀壺一謝其荐已者云 六月甲辰革兵部尚書項忠職為民忠既具奏草令郎中姚璧請各衙門堂上官署名奏革西廠汪直銜之忠不自安乃乞歸養病未行直嗾東廠官校戮江西都指揮使劉江與指揮黃賓姦私事謂賓為求於兄太監黃賜使鎮撫尤鑑囑忠并武選司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選江西都司事方下都察院而左給事中郭鏜監察御史馮貫等亦交論忠違法事詞連其子錦衣衛千戶綬及興寧伯李震守備靖州指揮使莊榮甘肅叅將都指

揮同知劉文寧府儀賓王允壽併及彰武伯楊信等
十三人皆與忠平日交通 上命三司錦衣衛會問
于廷忠抗辯不服然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左
都御史李賓等具奏忠竟出為民璧調外任賓為民
賜降長隨震降左都督南京閑任榮降指揮同知文
降署指揮使綬降湖廣九溪衛帶俸差操仍差官往
江西逮江及允壽至京鞠問而宥信等餘罪悉如所
擬

是月監察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游臻伏蒙
皇上諭兩京大臣同加修省夫何訓誥彰彰乃聽之

藐藐未聞大臣進何才退何不肖以固邦本亦未聞

群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以匡治理惟太監汪直緝

捕楊昇吳榮等之姦惡高崇王應奎等之賍貪又如

奏釋馮徽等冤抑之軍囚禁裏河害人之宿弊是皆

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者也柰其部下官常瑛

等不体 聖心張狂行事已得大臣奏蒙俞允即將

西廠革罷又以見 皇上此心即古帝王從諫如流

之盛心也伏望 皇上推誠任人及時修政務俾宿

弊革於下善政清於上然後天意可回 時西廠方

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滿不得陞用久益無聊探知

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覬
倖進先以奏草示直所厚錦衣衛所千戶吳綬直得
之為言于 上然後奏之於是直復開西廠詞察益
苛人不堪命至有破家毀族者勢焰薰灼天下聞而
畏之其禍端實肇于縉又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
直意蓋直常謗楊畢投大學士商輅都御史李賓尚
書董方求緩其罪 上信之而難施行縉言適中機
會故尤為直所喜云 江西人楊福詐稱太監汪直
事覺問擬斬罪福嘗双事崇內使隨入京而背之還
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直福乃詐稱為直而所

識者偽為校尉先導自蕪湖縣乘傳食廩歷常蘇由
杭州紹興寧波諸府有司皆承奉恐後市舶司內官
亦信而畏之官民多持詞訟往訴或為之理至台溫
處州及建寧延平皆操盤糧以張威所過雖假廉以
取信然為偽校尉所得者已多及抵福州稱有 勅
旨自三司官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即杖之竟
以無符驗為鎮守太監盧勝等所察知執問如律時
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以擾害人如此

十五年五月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牟俸戍邊調翰
林院侍讀學士江朝宗於外任其餘為俸連坐罪者

各有差 庚午謫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戍四川重慶
衛初文升奉勅往遼東撫諭夷人時太監汪直亦往
按事巡撫都御史陳鉞請文升於直直還朝會兵部
尚書余子俊有叅陳鉞本鉞疑文升所為遂嗾直奏
文升專擅行事懷姦不忠撫安無方致啓邊釁蓋建
州海西夷非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
犯邊者故直以陷之錦衣衛指揮吳綬承直意傳會
成獄刑部不敢違比依指揮千戶致所部軍人反叛
者遂命謫戍人皆寃之

十六年正月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東西二廠緝事旗
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
則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 過於大臣縱使所訪
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
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所陳多浮泛之辭本當寃治姑
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博面加切責
仍令紀功引與偕往人皆為博危之 六月兵科都
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常朗搃兵官緝
謙舊巡撫都御史陳鉞等啓釁冒功失機匿罪以
祖宗法度為不足畏生靈血肉為不足恤不忠不仁
莫此為甚雖為御史強珎所劾不過停俸帶罪情重

法輕公論未愜恐邊將効尤視失機為等閑以匿情為得策請重治為人臣欺罔之戒監察御史許進等亦以為言且謂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既而太監汪直自遼東還憾琮奏其事乃奏琮行事乖方妄叅被虜人畜名數過多請治其欺罔之罪命錦衣衛千戶蕭聚往勘如琮奏不實即械至京鞫之 八月癸酉謫監察御史強琮戍遼東邊衛降遼東都指揮僉事王宗三級帶俸差操先是琮巡按遼東劾鎮守太監韋朗搃兵官緱謙巡撫右副都御

史陳鉞失機罪委宗查勘被虜人畜名數鉞等既坐停俸太監汪直奏琮欺罔命錦衣衛千戶蕭聚往勘械琮及宗至京直先執琮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命會官廷鞫之琮坐奏事不實宗坐違制各當贖杖還職內批朝廷於風憲叅奏事情未嘗不以為實如琮之懷奸欺罔誣人重罪難循常例處治謫戍遼東邊衛宗降三級差操尋以兵部及科道官先嘗妄劾鉞等都察院奏差御史不當俱令回奏皆服罪 上責都御史王越等不謹姑宥之仍戒再犯不宥停兵部及科道官俸各三月鉞等舊所停俸皆免之時論

為不平然皆默默無敢言者 九月閑任都指揮僉
事韓斌用銀三百兩託太監汪直所任指揮尹通謀
營事事露逮斌下刑部擬罪坐徒當贖特命免贖釋
之

十八年正月庚申命太監汪直總鎮大同宣府等處
初直與王越受命征遼北既而命越鎮守大同至是
召田游擊將軍京營等官而獨直與越共事蓋 上
已知其向者交構欺罔之狀漸疎之也初直與越選
軍相處久交最密直時忘懷洩禁中語越識之間以
語其所厚者皆不介意及征建州直與陳鉞謀欲窘

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有盜夜越皇
城入西內竊衣米者時索之急東廠校尉緝獲之太
監尚銘以聞 上喜甚厚賜賚直聞而怒曰尚銘者
吾所引用之人爾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
而銘懼欲訪其事適越所厚者已反日潛以其語語
銘銘達于內因發其交構事直遂見疎而越亦被斥
云 乙丑命總督大同宣府太監汪直專鎮守大同
調大同太監陳政鎮守延綏延綏少監韋敬鎮守寧
夏令龔榮還京師 三月壬申太監汪直既在大同
不得還六科十三道交章奏其苛察紛擾大傷國體



缺 P19

請仍罷西廠得 旨朝廷自有處置於是內閣臣太子太保萬安約太子少保劉珣曰西廠為害久矣今科道官欲革之朝廷不從吾輩豈可坐視當有以勸上宜從衆言珣不然曰西廠行事有何不公道也安曰公不欲吾自為之乃自署名題曰仰惟 太宗文皇帝建立北京防微杜漸無所不用其極初令錦衣衛官校暗行緝訪謀逆妖言大姦大惡等事猶恐外官徇情隨設東廠令內臣提督控制之彼此並行內外相制行之五六十年事有定規人易遵守往年城禁妖狐夜出人心驚惶載勞 聖慮添設西廠官校

他如此類未能悉數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喪師債事此臣之所以憂也事下兵部看詳尚書張鵬等言今邊務方殷必將官協和乃克有濟直寧屢被戒諭而執迷尚爾若不早為處分恐貽後患 上曰直寧不以邊寄為重互逞私忿事多乖違萬一有警何以禦敵制勝昔廉頗藺相如尚知先國計而後私仇直等顧不此之思耶今姑宥其罪降勅切責直可調南京太監蔡新調大同簡顯調宣府務令協和行事仍命司禮監太監李榮往諭直而遣之初直之出使也厭健馬不乘常御騾車日夜馳逐有司追候不及

動遭華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具以待直至僕
從皆醉飽欣欣直心識之至是既被遣道經曲陽縣
有司聞風皆畏避直至閬寥困卧公館中孤燈熒然
適泰以曲陽上司迎謁直喜甚求食泰以所挾糲饌
進直遂忘已汝待之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車馬備辦起程足矣泰曰
諾至明趣駕而去聲勢寥然人以其小人得喪之態
可為世戒云 八月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為奉
御除威寧伯王越名安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
戴縉錦衣衛帶俸指揮吳綬職俱原籍為民工部

侍郎張願致仕 上已出越直守邊漸示疎斥尋復
調直居南京遣太監李榮趣其行至是科道乃劾其
八罪一孤負 聖恩忍心欺罔二妄報功次濫陞官
職三侵盜錢糧涸竭府庫四排斥善良引用姦邪五
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畜納無藉同惡相濟七交結
朋黨紊亂朝政八輕挑強虜擅開邊釁排擯正直引
用奸邪本當置之重典姑從輕發落乃降黜直等仍
追奪越誥券編發倫鈺春世弼為民彞聚宏湖廣邊
衛充軍時俸已故命文升琮忠復職致仕珺本冠帶
閑任惟陳鉞已致仕并永憲不問云

十九年九月誅妖人王臣傳 旨江南示衆臣任錦
衣衛千戶以妖術為太監王敬所信任敬奉使蘇常
等府奏請臣及百戶王完等十九人以從所至陵輒
官吏毒害良善詐傳 詔旨括取竒玩之物皆出臣
所為臣又多取美女因為淫亂既還京為太監尚銘
諛其事下都察院鞫治得實獄上 上曰民情常患
于不能上達王臣等在外矯詐為姦惡使東南赤子
重罹荼毒朕安得知之罪狀既露非重戮不足以謝
天下亟斬之仍梟首於被害州縣敬充南京 孝陵
衛淨軍種菜王完等諛開原肅州二衛充軍家屬隨

住

是年十一月太監王敬千戶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為
名乘傳南行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搜取竒玩官民並
受其害凡江南書畫玩器之竒絕者撿括殆盡至蘇
州府令生負抄錄所謂子平遺集者衆以妨廢學業
辭敬即令有司追逮至驛中亂垂之生負趙汴等閔
然攘罵數其擾害百姓諸罪敬還京奏訴下巡按御
史提問擬杖贖罪奏繳從之 江南巡撫王恕疏奏
太監王敬其略曰近見內官監太監王敬齋來駕帖
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別無行拘大戶

索要銀兩緣由何期王敬動以朝廷為名需索銀兩
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段英
又至造辦藥料冰梅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
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
一千五百兩又羨鈔四百塊于松江府索銀二千兩
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等府逼銀三萬
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舡羨去江北廬州等府衛
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得幾千萬兩至蘇常等
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在江浙
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銀不知又有幾
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敬聽伊撥置
舳艫相銜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
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于難保之天
命割恩于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 詔差宮校械三
人下錦衣獄王敬段英充淨軍王臣伏誅中外雖稱
快以為敬等猶幸免云時常州知府孫仁為王敬誣
奏被逮恕亦奏釋之按王三原諭劾之疏適與尚銘
訪採時合而王敬之得罪實為銘所發也

九十二卷終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中官考四

成化二十年正月東廠行事司禮監太監尚銘有罪
黜往南京尋遣官校追械之還將窮治之既而有
旨銘管理東廠不公欺心罔上大肆姦貪賍濫顯著
有壞成法當置之死刑姑從輕處治不必來京仍令
押赴南京守備太監杖之百充淨軍發孝陵種菜銘
本汪直所荐自直見踈獨擅權勢甘言悅色以鈞取
名譽而內肆陰狡賣官鬻爵無所不至聞京師有富

室輒以事羅致之得重賄乃已又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人知其必敗至是藉其家得資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癸丑吏科都給事中王瑞等奏比東廠太監尚銘有罪已蒙 皇上寘之于法京城內外人大悅臣等以謂不去其黨將來之患未可知也蓋尚銘舊為太監注直所引得入東廠近為太監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且司禮監乃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以損舊治耶臣等又聞榮昔使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大衆入寇敬使湖廣所過貪殘無厭用貽數千里之

患卽此二者則其害可知其他隱惡固未易悉數也且天下大事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等既黨汪直壞事於前又黨尚銘壞事於後祖宗大業豈容小人屢壞之耶京城之人皆言當汪直開西廠之前既有黑青之異當尚銘入司禮監之後又有地震之異此皆天心仁愛之深意若非皇上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則 宗社生民之幸也疏入 上曰李榮蕭敬朕自有處置 丙申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奏云尚銘既以賊敗宐追究其通賂之人

蓋內臣犯法旣不能免若外臣之趨附者置之不問
內外之勢不均小臣有過尚不可容若大臣之通賂
者舍之不究則輕重之倫全失外臣所以交結內臣
者無非需求於小臣小臣所以奉承大臣者無非剝
削於下民惟察外臣結內臣之姦下民受上官之害
痛加追究庶國法昭明朝綱振肅奏入 上以其無
指名怒甚召各官于朝欲杖之旣而意解乃命太監
懷恩數其罪而責之曰銘犯賊罪朝廷已處治矣在
京在外官因銘勢逼及請求者何限爾等言事旣無
指實姓名何可混說煩擾且免究治今後有再及銘

事者必罪不宥

錦衣衛軍餘貴鐸擊登聞鼓訴太

監尚銘因索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人罪
用刑訊鞫備極慘毒又受其賂金百兩銀三千兩及
他奇寶其下人悉獲重賂得免死充軍事下都察院
以銘已被罪去宐令鐸與其黨對辨有 旨宗源犯
人命法司問結已免死發遣且銘賊已入官連坐者
其置勿問鐸業巫祝家素貧與內局人匠凌安徐茂
輩市青紅石飾爲奇巧首飾器用託內侍之親幸者
以進互相估直得利百十倍歲費內帑金鉅萬數年
來府庫殆空諸人暴致富貴屋舍服用窮極奢僭京

師人多效慕之一時侈物價貴多於往時不可計料

二十一年十一月尚寶司丞許瀚道遇太監鄧才護不之避為其從人持杖擊之碎瀚所懸牙牌奏聞才護并從人及瀚俱下錦衣衛獄才護送司禮監發落瀚亦杖三十釋之 丁卯調鎮守延綏太監韋敬于寧夏鎮守寧夏太監簡顛于延綏敬之在延綏也很復自用與摠兵官丘嵩都御史呂雯屢爭小忿敬會客坐雯于西坐嵩于下而自據上坐其下有邊剛黃讓者招權納賂所在侵牟商賈不敢至其境雯嘗令

人之市買布不得因言於敬曰商人不至皆由太監和買而然敬忿然曰和買者豈獨我一人以此積不相能兵部尚書余子俊以其事聞 上以邊臣不和賜敕切責乃調敬于寧夏而以顛代之邊剛黃讓謫戍廣西南丹衛 初鎮守延綏太監韋敬之調寧夏也怨兵部尚書余子俊發其事因奏子俊懷奸擅權以私忿調副摠兵周璽摠兵周玉以私恩保舉摠兵丘嵩事下兵部左侍郎阮勤等具引成案言前事非由于俊 上以肅敬既奏發子俊出入邊將兵部乃引舊事為之遮飾命再議以聞勤等不復敢言仍奏

請遣官推按 上是之時工部侍郎杜謙給事中吳道寧御史鄧庠往勘子俊事命并勘之 十二月甲申內官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道出興濟縣怒挽船夫不足杖皂隸一人致死又多載私鹽強抑州縣發賣所過輒求索財貨至河南三司鎮守官及王府餽遺甚厚保得銀五千三百餘兩馬三十三疋駱駝一金玉玩器書畫稱是鉞得銀八百兩餘各有所得還京為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之具伏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罪有差 上曰熊保擅作威福沿途貪

暴致死人命不畏法度免運炭發南海子充淨軍種菜黃鉞等五人撥置害人罪惡尤重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其餘俱杖八十發遵化廠少鐵是時中官打死人者多不償命後遂以為常雖有言者卒不聽云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禮科給事中韓重等十三道御史陳毅等論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李孜省等交結太監梁芳韋興陳喜黷亂朝政芳興喜俱降南京御用監少監閑住九月梁芳辭還原賜和遠官店及永清縣庄田尋逮問芳興喜及謫戍人李孜省等於

錦衣衛獄以印綬監太監蔣琮言芳等邪術害正假造寺觀塔廟府庫贓銀不可勝紀罪大罰輕故也弘治元年正月都察院馬文升等言嶽鎮濟瀆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奸人鄧常恩所造石函函周迴有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一卷金銀數枚諸色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似爲魘鎮之術每祠廟皆有先帝遣陳喜致祭祝文不知何人所撰乞令所在官司毀之凡函中所貯皆驗進內府從之時方興喜與太監張軒莫英先後以獻珍珠得寵一時後宮器用以珍寶相尚芳乃益搜訪民間物價騰踊一珠至數

十百金至是交結採供指揮使張紀任義等十餘人皆發遼東鐵嶺開平等衛永遠充軍

御史湯鼎言太監蕭敬李榮曩因彈劾罷黜負緣復用遂摭拾言者之罪貶竄殆盡致言官皆委靡不振而內外小人益肆奔兢伏望明正典刑勿事姑息有旨蕭敬已別用李榮調 孝陵神宮監六御史姜洪亦言司禮監太監蕭敬之陰險旣退復用請謫之遠方太監懷恩迥出同輩忠清守法宐信任勿疑

旨下所司掌尚寶司事左通政李溥尚寶監奉御姜榮奉天門用寶忿爭榮毆溥至破鼻流血事聞下獄

上以榮逞克毆辱京朝官甚為不法溥忍辱不言
有玷朝列榮令司禮監杖二十降小火者溥亦冠帶
閑住

弘治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
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
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
幼男女無弗見者巡按御史暢亨言弭災二事一曰
減稅利謂溫處二府銀坑歲額課銀二萬二千二百
四十餘兩近來礦脉衰耗比之初年什不及一而太
監張慶歲取耗銀又三千兩皆百姓賣子鬻產以充

其數官司逼近有因而自盡及散為盜賊者乞量為
裁損止因所得多寡徵之二曰除奸弊謂太監張慶
以進貢為名歛百姓財物歲計數萬而所貢之物仍
出民間賣鈔鬻鹽四時饋獻商稅之利錙銖不遺金
玉珍玩奇禽異卉充滿第宅土木人工無時休暇而
又擅作威福濫受詞訟私立行事驚疑人心官吏受
其辱挫軍民被其荼毒乞下慶于理籍其所積以助
經費奏下禮部議令所司行之於是吏戶二部請以
銀課及坑冶官行巡視浙江侍郎彭韶并續差御史
同三司官公議裁省都察院以慶嘗遇赦請徵還京

師以釋民怨 詔銀坑冗員如奏勘處張慶姑令自
陳罪狀以憑處治仍行浙江大小官員各加脩省以
消天變有不加意者罪之

二年二月己酉南京沿江蘆場俱係軍民開墾辦納
糧課及各窰廠採取供應柴薪成化初江浦縣界新
生沙洲六段縣人先後告官承業以補沉江田畝之
數洲與內官監原撥蘆場相隣江東巡檢司舊管工
部蘆場二所亦宜比近瓦屑壩下有廢官房酒樓地
一區石城門外有湖地一所舊嘗收積木料及畜放
水獺老鴉其後事已悉賦居人歲供租銀百五十兩

於守備廳公用太監黃賜時奸人悉以獻于三廠指
為原撥供應之數賜及後差太監張本等受之盡收
其利而歲額租課復責償諸人相承至太監蔣琮不
改成化二十三年 詔書令投獻山場湖蕩地土悉
歸于民縣人相繼奏言下南京監察御史姜縮等覆
按而琮屢以揭帖囑托使斷歸三廠縮等遂連名劾
琮謂以守備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飾外情用
揭帖而抗 詔旨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因歷數琮變
亂成法欲以內臣為言官一罪也妬害大臣妄奏都
御史秦紘二罪也怒河閘官失於迎送而欲奏罷之

三罪也濫批詞狀迭各衙門不由通政司四罪也分
差內官于錢糧處所縱其侵漁五罪也按季取愛班
匠工銀六罪也收留閑罷都事林時用撥置害人七
罪也官員稍不順承輒查脚色陰加察訪驚疑人心
八罪也妄奏主事周琦管庫欺罔朝廷九罪也保舉
革罷內臣竊陛下之權使恩歸手已十罪也與余
士夫側耳人人自危軍民負苦怨聲載道危而不察手
理明正其罪以為懷奸壞事之戒刑部覆奏謂琮處
事乖方以致言官劾奏第所言琮罪必須覆按請移
文南京刑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官勘處奏報 上

命如議行之

是年正月癸卯南京監察御史姜縮等既劾奏太監
蔣琮罪刑部請移文于南京法司覈實琮上疏自辨
謂其在京嘗劾奏江西姦人李孜省等罪狀出其黨
與守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此諸人連謀構
陷因條析縮等所言而汎及御史劉愷方岳及南京
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主事曾望宏皆
孜省同鄉奸黨而縮亦江西人以故喬新不詳虛實
附和加叅有旨行南京并勘而太監郭鏞奉使兩
廣過南京適法司會官於後湖勘主事盧錦給事中

方向占種湖田事鑪因駕官舟過湖觀望御史孫紘等以擅游禁地劾之鑪還自辨因言錦向違法事多而言官蒙蔽不發請遣官覆按上命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謐錦衣指揮楊綱偕往綰等及琮更相奏愬綰等凡四章琮凡六章皆付穆等劾治奏至謂其各因私忿煩瀆聖聰琮不當占管獻投蘆洲湖地私囑勘官及擅收班匠工銀而所訐御史等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曾望宏為李孜省姦黨其言皆誣綰等不當道辱監生及失舉盧錦占種湖田事而所劾蔣琮違法事如妄保內臣批發狀詞亦多不實請並

加逮問都察院議以為穆等所奏止是勘詞無諸人款狀而琮續奏又未勘報請仍行穆等重勘歸結於是綰及御史金章劉遜孫紘紀傑曹玉譚肅徐禮余濬皆就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歸之官云三年司禮監何穆等按覈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及御史姜綰等互奏事狀下都察院會刑部議綰等行事多失有乖風紀琮陳辭累辨誣陷人罪及太監陳祖生鄭強錢能等各因襲受獻洲場之類并侍郎阮勤等擬罪不當有旨御史不顧大體構辭訐奏煩瀆朝廷姜綰劉遜余濬孫紘繆樛紀傑方岳各降一級

劉愷降二級俱調外任蔣琮等亦有不實姑宥之陳祖生鄭強錢能李榮免問於是六科十三道俱疏論不聽琮小有才言語狂誕為同類所惡上亦厭之每為正言以迎合上意及繼曉李致省等遇赦琮奏請復治上悅之既守備南京驕恣不法縮等劾之琮支辭深辨勘官亦右綜而抑縮等故縮等落職而不及琮琮尋論奏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不法事命給事中任倫刑部郎中盛洪等會勘未結琮復奏性潛易卷案倫等阿附掩飾又奏兵部員外郎袁爓罪亦連性性疏辨會南京廣洋衛指揮石文通亦奏琮

開掘聚寶山有傷皇陵王氣及毆死商人占役軍匠侵奪官地私造馬船諸罪八年司禮監太監趙忠等會勘獄具性革職為民琮等逮問所掘聚寶山口令南京守備官填補琮獄成詔姑宥死發孝陵充淨軍種菜初琮許性時疑二當道者庇之揚言欲舉二家不法事二家恐因文通欲奏琮遂潛令增入開掘事始得正其罪

其年治紀貴紀旺等詐冒皇親罪初孝穆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識之上在東宮時太監陸愷者本姓

李自說為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偽弗發愷嘗托鎮守
兩廣太監顧恒訪其叔李福邊與兄以來愷姨婿韋
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
戚畹目之名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
謀於田主鄧璋曰韋而冒李猶致富顧我真李姓不
可乎璋因與偽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訐父成之偽
會 上卽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
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眷等聞 上
取至京改今姓名授官賜第并金帛庄田奴婢甚衆
父成豔之至京爭辨 上命郭鏞偕陸愷審驗乃兩

為解令父成馳驛歸會

上命郭鏞祭紀氏先茔且

焚黃監生蔣灝等挾僮人李友廣訐父貴等詐不勝

擬坐友廣戍

上命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

情乃遣科道官孫珪滕祐往廉之得實獄具

詔以

父貴祖旺論斬

處

郭鏞本知其偽黨比蔡用欺罔不

言俱當誅姑斥為小火者陸愷致起偽端法尤難宥

但嘗有奉侍

陵寢勞動發茂陵司香韋春老疾免

罪降左少監回京閑住後父貴祖旺竟減死論戍

巡撫雲南都御史王詔等言故鎮守太監王舉不遵

詔例造作奇玩器物額外進貢請以其物之重大難

致如屏風石床之類發本處庫藏收貯金銀器皿鎔
化之與寶石珍珠象牙漆器等物解送戶工二部俵
用寄養象隻堪充儀衛者解京不堪者付與近邊土
官令出馬以給驛遞有 旨悉解送來京

弘治十年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奏八事內禁傳奉
謂太監李廣以千戶王英選用乳保為之傳陞指揮
以周玉李恕僕隸廝役為之令陞官職名器之濫莫
甚於此乞行裁革一黜異端謂太監李廣熒惑 聖
心召集道流以黃白脩煉之術丹藥符籙之伎雜進
竝興傷風壞化乞加斥罷一去大姦謂太監廣有大

罪八一誑 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為

太子立寄子壇之名而有煖炕之說三擬置皇親希

要恩寵四盜引玉泉經繞私第五首開倖門大肆姦

貪六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應祚自稱廣為教主主

人而廣為傳陞官職求賜玉帶要結邪人玷辱名器

七畿甸百姓疲憊已極乃假琬戶為名侵奪土地幾

至激變良民八東南民力困竭亦甚凡有輸納巧取

其利以致遠方之民傾蕩家產他如近而駙馬貴戚

事之如父外而摠兵鎮守呼之為公乞置之于法以

為後戒時御史張縉等亦以為言俱報聞十一年十

月太監李廣自殺刑科都給事中張朝用等御史丘
天祐等言廣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茲幸罪惡貫盈自
速其死朝野聞之罔不稱快然廣所餘金帛何啻千
萬要皆夤緣嗜進之徒多方餽送者此而不懲何以
示戒乞拘廣親信任事之人責取簿籍付之法司鞫
問明白從實具奏仍將夤緣得進者奪官褫爵以清
仕路有 旨奔兢交結者仍令科道官指名以聞司
設監太監蔡昭為故太監李廣請祠額塋祭 旨已
許矣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言廣之死罪惡貫盈萬口
稱快皆謂其欺罔之情賍濫之跡悉已敗露 聖心

昭鑒必正其罪而乃賜之塋祭又予祠額是使欺罔
賍濫之人與善良者無別誠恐上累 聖德下拂人
心其于國典政體干礙非細 上命祭文仍舊撰進
祠額已之 是月有中使至其舍得簿籍以聞皆中
外官餽遺廣者或黃米若干石白米若干石 上不
信曰此妄也吾嘗至廣第豈足以容是米哉左右言
黃米者黃金也白米者白金也行賂者避人知故為
隱語耳 上震怒言者不得籍乃風聞以疏上未卽
施行於是吏部員外郎張綵疏謂如遼東鎮守等濫
殺貢夷冒賞此不赦罪也事已勘明而 陛下乃寬

容之大監汪直梁芳等撓亂國典熒惑
聖心脫死
幸矣久擯不用而
陛下復召還之廣平日招權納
賄致
陛下受奸諛蠹惑之名而不自知軍民罹貪
殘剝削之苦而無所愬今縱不追戮其罪豈可併置
其惡黨於度外而漫不懲戒乎伏望斷自
聖心凡
營求餽遺多者大臣致仕小臣罷黜戶科左給事中
盧睿復請籍李廣家財助脩坤寧宮寅緣取回者與
前太監梁芳韋興汪直陳喜卽賜屏斥俱下所司尋
下廣入賂奸黨錦衣指揮周玉樂工劉實等四人於
錦衣衛獄十一月都給事中張朝御史丘天祐等奉

旨疏上交結李廣之人武臣則保國公朱暉恭順
侯吳鑑豐城侯李璽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寧晉
伯劉福都督孫貴副摠兵朱瑾文臣如吏部尚書屠
濬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
部尚書徐貫禮部侍郎程敏政兵部侍郎王宗彞工
部侍郎史琳林鳳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
李蕙左副都御史彭禮通政司左叅議姜清太常寺
卿崔志端李溫少卿李傑寺丞王福廣大僕寺少卿
楊瑛河南左叅政張琬右叅政李瓚山東右叅政謝
文按察使趙鶴齡副使田澹鄧光輔雖賄賂有多寡

交納有淺深然皆心術奸邪縱跡詭秘吮靡舐痔何
所不為婢膝奴顏無復羞耻乞賜罷斥仍乞敕司禮
監發下賄簿容法司逐一查究得 旨干礙人衆且
無指陳實跡命仍舊供職簿籍亦不必追究按此小
說中所載月影中壽寧侯門有轎十三乘蓋籍侯以
解者也於是向書周經言廣已死故科道敢於肆擊
死虎以誣陷臣使廣若在臣縱奔兢彼亦退縮如畏
虎敢狂吠哉又乞下法司將廣家人嚴鞫及查簿籍
曾有臣姓名但有寸金尺帛即係交結將臣斬首市
朝以為奔兢無耻之戒尚書瀟亦乞查簿籍有臣姓

名卽凌遲處死以謝言官俱下所司禮科給事中徐
旦等兵科給事中王鎮翰林檢討劉瑞復論王越黨
李廣乞特罷用監察御史胡獻又謂李廣雖死簿籍
猶存越及屠瀟李蕙皆以賄廣得用身為大臣率衆
為奸宄先正其罪然後次第行罰禮科給事中吳仕
偉請悉罷鎮守內臣俱不聽是月南京科道官復論
劾王越屠瀟周經徐瓊王宗彞史琳林鳳李溫崔志
端掌通政司侍郎元守直掌鴻臚寺侍郎賈斌都御
史錢鉞陳瑗劉憲太常少卿布自雲太僕寺卿宋琮
大理寺丞劉憲光祿寺少卿趙珙順天府丞簡琦南

京戶部侍郎鄭紀太常寺卿呂憲通政徐說少卿魏
富祭酒劉震太常寺丞黃輔政交通不職請斥之俱
不聽

先是編修羅玘言近者科道官劾奏内外文武臣僚
賄結故太監李廣以求榮進極其醜惡但其間有部
寺之尊將相之寄自天下四夷望之必以爲丙魏姚
宋方召衛霍凜然恒有畏懼之心而不敢慢易竊發
者以此而已今一旦指其名而暴其惡則將以謂我
堂堂天朝且然雖有丙魏姚宋方召衛霍彼亦不復
信矣此大可憂也又凡人之遇宮迫窮急苟可以免

其一時之禍於凡貴戚之家近習之門鑽刺乞哀何
所不至將有甚于前日求李廣者是閉一門又開一
門塞一穴又開一穴死一李廣又生數李廣此亦可
慮也欲望曲全免言官指名惟降旨密諭之使各自
稱疾引退而限二三月之內或因考察兩京大臣而
以他事黜其尤甚者數十人陽若不知陰實加譴如
其頑然不動遂以正典刑焉此內消之說也南京給
事中楊廉御史洪遠等奏謂太監李廣平日贓物鉅
萬簿籍尚存姓名可考欲一一究竟其事明正其罪
伏聞 陛下初欲行之旣而中止豈因編修羅玘有

不必查究之說而左右之人又從而傳會之與邇來
羣奸肆志中外交通忠直之士欲發之而未得其路
以為無左驗恐不足以取信於陛下也今幸而李
廣自死又有簿籍可証蓋祖宗在天之靈持此而
告陛下也若復縱而不治豈不坐失事機况白米
黃米之隱語已譁然于中外而某官某人之饋送想
亦昭然於聖心在國法既所難容於事體亦豈可
已但其倡為不必查究冀存大體之說乃譖諛側媚
之徒自以此為邀結姦邪之地耳因乞罷祀官斥歸
田里并劾屠瀟白昂為奸邪魁首詔已下處分勿論

又言祀嘗為太監蕭敬門館敬庇之未可知也都察
院覆府部會疏言故太監廣招權納賄贓物累鉅萬
計庄田鹽貨尤多乞籍其所有盡沒于官不聽

弘治十三年十一月丁亥工科給事中張文奏近日
太監李興有燈節烟火之請伏蒙皇上參酌舊典
以三分為率命減去分半興復改奏止減一分夫以
李興導慾獻諛為聖德累而當國計者復不能一
爭之臣不知其何以為心况今年吳楚徐淮巨浸滔
天山西陝西亢旱尤甚軍需百出民力告竭虜患雖
寧窺伺未已加以雲南思陸之為變兩廣徭獍之貽

患荆襄流民之嘯聚雖以江西腹裏之地而強盜白
晝公行劫奪萬一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其憂蓋有不
可言者豈可謂天下無事而可以恣宴樂乎臣請今
次上元鰲山烟火及百官筵宴乞停免以其費給軍
餉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心在憂民足國而不在
崇侈縱慾則人心安于內夷狄畏于外百官象於朝
子孫法于後是樽節于一身者甚微而恩及于天下
四方者甚大窒過于一時者甚小而培養于天下後
世者甚遠也工部覆奏命仍減半成造
十四年正月辛巳時司設監奏改造龍毯素毯一百

四件工部覆奏謂此毯雖一事然所用羊毛則取之
山陝綿紗等料則取之河南毯匠則取之蘇松成造
則擬式于南京動經數載勞費百端乞特賜停止以
恤民困不然亦請俟邊事寧息民力少蘇議之有
旨令陸續成造 壬午司設監奏本監造作工數多
而軍民匠逃絕者衆乞照兵仗局收充幼匠事例選
用軍民之家諳曉匠藝壯丁二千名應役工部議謂
兵仗局所造者軍器可權宜招收幼匠以濟急務司
設監所造者止床帳轎乘等常事不宜引以為例請
行停止有 旨令收充一千名應役

四月甲申先是內使劉雄過儀真知縣徐淮不以時
供應雄怒棄閔文渡江愬諸守備太監傅容奏其事
命械繫淮付錦衣衛拷鞫之時給事中許天賜監察
御史馮允中皆上疏請宥淮而六科十三道亦繼以
為言皆不允刑部擬淮贖杖還職命免贖對品調除
邊方

閏七月御用監王瑞等齎送玄武神像之武當山奏
帶隨行官舍勇士人匠八十餘人及用黃馬快舡六
十餘艘給事中竄舉監察御史顧潛等交章諫止不
允吏部尚書倪岳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言之尤力

上曰卿等所言具見忠愛但事既舉行難以中止差
去官員人等不許沿途生事擾人已有敕嚴加戒諭
矣

十五年七月初御用監太監金輔揚雄樊清奉命送
涇王之國長史張顯范兆祥承奉韋瑤張賢等沿途
多所征索驛官不勝撈笞至有自溺死者行及天津
臧曳黃舡夫百人責令納錢而瑤及顯等皆自增夫
數散各舡者競繫掠索錢二人被杖而死其家各訴
于輔輔集訊舟人得內使李順家人行杖者執之儀
衛正張璠卽以擅執王府從人稱令旨差校尉擒捕

三衛官指揮賀勇等懼而閉門遂三日不朝黃軀留
六日而發殿後者復羣掠柴市居民貨物時輔鼓
先行瑤等以輔受賂專制撥夫譖于王王與輔由
遂有言輔奏顯瑤等貪暴王惑其言不可禁王亦奏
輔始至府卽由中門入讀 詔踞慢在途專擅欺侮
前後各數疏而東廠緝事者亦發李順等繫死役夫
之事有 旨捕順等至京考治遣工科右給事中周
璽刑部郎中毛實往按之得輔取魚不獻鼓吹先行
二事及瑤賢顯兆祥等罪狀以聞又言天津散夫時
王止令如例蓋上體 聖明節用愛人之心下防左

右生事擾民之弊奏有不實終非本心必承奉長史
掩飾蒙蔽之過且瑤嘗阻輔啓請于王前稱呼爾我
其縱肆可知請重治其罪命錦衣衛逮繫瑤等至京
鞫治之輔等俟至京日令司禮監奏請處置指揮賀
勇等二十八人滄州吏目韓天爵等及軍餘三十八
人俱連逮坐罪有差

九月降右少監劉恭官三級仍分守遼陽恭在遼陽
私役軍餘千餘人占種官地三百餘畝贓以千計為
都御史陳瑤所劾下巡按監察御史勘之會虜寇東
州大肆殺掠恭等失於防禦御史復請罪之俱下勘

事給事中鍾渤郎中王益謙覆覈逮問有旨罷其
分守而恭復自疏乞留乃有是命於是兵部及科道
各論其貪墨之罪乞罷黜且言東州之敗摠兵孫文
毅已坐死罪恭不宐獨免不聽

十六年九月鎮守遼東太監梁玘與巡撫都御史韓
重相訐奏有旨逮問後勘官覈實奏報重改巡撫
湖廣而玘累稱病不結正至是復乞寬假得旨梁
玘既久病免逮問降三級送長陵司香

其年十月先是內官監太監龍綬以供應段疋缺乏
謂支兩淮鹽價以給織造命支三萬兩戶部覆議奏

運司鹽課為邊儲救荒而設祖宗之時鹽法最嚴

未嘗輕用近以織造支給數多特從廷議命再不許
奏乞鹽價織造行之未久遽難更改乞仍舊行止從

之

院事右通政施欽院判劉文泰御醫高廷和下獄初
以禱雨齋戒偶感風寒命瑜與太醫院議方藥瑜

六年九月鎮守遼東太監梁比與巡撫都御史韓
重相訐奏有旨逮問後勘官嚴實奏報重改巡撫
少廣而比累稱病不結正至是復乞寬假得旨梁
奏乞益贖熾數計之未入數獲更如之訐書行止於
未嘗彈用後以熾數支餘熾多并於我難命再不
置反監贖熾數辭熾蒸而結正宗之部益去是難

弁山堂別集卷九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中官考五

弘治十八年五月 上崩司設監太監張瑜掌太醫
院事右通政施欽院判劉文泰御醫高廷和下獄初
上以禱雨齋戒偶感風寒命瑜與太醫院議方藥瑜
私與文泰廷和不請診視輒用藥以進繼與欽及院
判方叔和醫士徐吳等進藥皆與證乖 先帝遂彌
留中外痛恨至是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并科道
等官上疏請正其罪令旨命錦衣衛執瑜等送都察

院會官鞫之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會同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馬文升等以張瑜等獄上謂瑜嘗奉命修理藥料與劉文泰及有叅議丘鈺假市藥侵盜官錢及纂修本草又荐文泰及高廷和同事並緣爲姦先帝不豫瑜欲援引文泰等徼幸成功施欽及院判方叔和等相繼診視俱醫不對症擬瑜及文泰廷和諸司官與內官交結作弊而扶同奏者律各斬欽等罪各有差有旨瑜等論決欽叔和革職閑住鈺追贓五百兩并旻發爲民史謂大臣有陰厚文泰者故不用合和御藥大不敬正條而比依交結內官

律其後瑜等遂得以爲解脫之地識者恨之

十月御史高良弼言太監苗達受命監督戎務而輒賜欺罔奏與御史劉淮親冒矢石斬獲首級是何異指鹿爲馬耶且邊民被虜破產蕩業哭聲震天僵屍蔽野不能發一矢以雪其憤徒閉城自守自損國威甚矣乞梟達首於邊以快將士之心以示欺罔之戒上以其語言狂悖宜執問姑宥之

十一月命太監韋興往太和山司香蕪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科道官周璽曹來旬等各䟽語初革天下守備內官非舊額者今詔墨未乾弊端復作何以

全大信於天下因疏興罪惡乞賜斥逐併劾取回太
監齊玄指以煉丹為名糜費帑藏乞寘於法興即成
化末與梁芳等亂政者也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興
於成化年間引用儉邪進用竒巧大壞朝廷之法
先帝嗣統之初斥興不用臣民痛快今泰陵之士
未乾而姦邪之黨復進恐於聖孝不為無損乞如
給事御史言將興斥退俱不聽

正德元年巡撫真定都御史王璟請革皇莊未有
俞旨其在真定等府寧鄉等縣者太監夏綬請歲加
葦場之稅又欲勿聽小民爭訟其在永清隆平等縣

少監傅琢等請遣官履畝覆實以便管理小河之
一寧晉莊前太監張峻等又欲稅從來客貨皆從之
又以莊田之故齎駕帖逮捕民魯堂等二百餘人
瑛及科道官極言其不便戶部會官集議請悉予小
民再議上有旨卿等意在為國為民所言良是但
朕奉順慈闈事非得已管莊各留內官一人校尉十
人餘悉召還子粒如擬徵銀不許分毫多取沿途往
來厨傳俱止勿給敢有仍前生事為民害者巡按御
史具實以聞當議上特大學士劉健等亦言管莊內
官假托威勢逼勒小民其所科索必踰常額况所領

官校如餓豺狼甚為民害以致蕩家鬻產兒女怨聲
動地逃移滿路京畿內外盜賊縱橫亦由於此且使
利歸群小怨歸朝廷事極勢窮變生不測所以群臣
合辭奏請伏乞俯從不報

大學士劉健等復言政令十失內言內府僉書守門
及各處添設分守守備等官奉 旨減革者不無一
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至於璘龍玉帶濫
賞無筭韋興齊玄蠱惑 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
一則黃緣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
遷延至今未正典刑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

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筭竟爾不行
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輾轉推延至今不與皆
關內臣者報聞又科道官張文李鉞等論劾太監高
鳳侍寵弄權交通李榮引進商人譚景清固欲買補
革退殘監李興歲興功後甯瑾虛費錢糧苗達占恡
地土覬幸邊功宜究治以彰厥罪報聞

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駭瓦拔社木
陛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柰何視為
泛常傾耳於太監丘聚魏彬馬永成之流而正人君
子則憚於覬面恣意於馳射釣獵之樂而國政聖學

則怠於究心乞查究日逐侍從遊逸諸人如聚等數
其誤國之罪告之於先帝罪之弗赦其司禮太監
陳寬李榮等受先帝之重托而高鳳黃偉充青宮
舊臣坐視顛危宜通加罷斥報聞

吏部主事孫盤應詔言庶政之弊莫甚於內臣典兵
夫臣以內稱閫外之事非其所任縱使忠勤且爲外
夷竊笑况未必然乎今各邊鎮守分守監鎗諸內臣
托以腹心而其誅求百計實爲腹心之病後占健卒
置於標下縱之生事以爲爪牙或抑買弓絃纓子而
捨收軍餉或扣轉倉場馬料而坐支官價或私獵走

役戰馬或私種奪占耕牛又有所謂家人頭目皆無
籍惡少聚斂侵剝勢若虎狼武職籍以黃緣憲司不
敢詰問一遇有警出戰惟驅占剩羸卒當之故不能
勇鬪決勝及戰有微功虛張捷報則皆附勢挾貴者
攘之而有甚者跡未離于京師名已登於奏牘使沒
者啣冤被創者抱病歆兵威之震邊鄙之寧得乎乞
盡取沿邊內臣回京所帶頭目盡行革去下兵部覆
請如山東臨清之鎮守湖廣行都司及密雲懷來建
昌之分守宣大并寧夏之監鎗山海龍門永寧大
同朔州之守備皆所當革其奏帶頭目通行嚴禁不

許踰數 旨不許南京科道言北虜寇邊太監苗達等無功冒賞使夷狄益輕中國大學士劉健等累疏留中不報而太監高鳳李榮納賄招權顛倒國是將使老臣不安其位乞追奪達等賞裁抑鳳等報聞都給事中張文等請裁內臣冗員謂如劉杲吳祺常傑段循趙忠兼督倉場溫祥范亨徐智王岳驥至司禮余慶黃準黃忠劉雲同守南京牛宣督馬房馬永成調軍營福建鄧榮以安靜取回山西陳達以貪酷留鎮乞通查省以遵 明詔請肅京儲謂京通倉提督太監蔡用等欲將已革曬夫囤基各色財物仍追收

備奏蒙俞允歲計銀七萬四千兩乞置之法以爲奸貪壞事者之戒有 旨切責仍奪三月俸

御用監太監張永奏求已故太監吳忠辭退七里海等處莊田戶部言其違禁當究治 詔仍令永管業六科十三道言太監崔累等以織造奏討引鹽假公售私貪求無厭利歸於己害歸於上乞賜裁革有

旨切責其奏擾於是大學士劉健等上言 皇上首頒 明詔分布大臣清理天下弊端柰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命隨下生財之源既塞蠹財之孔復生臣等若坐視不言依阿順 旨不惟負 先帝顧托

之重亦且虧 皇上新政之明前勅決不敢撰寫况
崔杲奏討引鹽不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與價銀尤
為省徑若仍給鹽支賣必夾帶數多向來作弊射利
之人因而附益則鹽法之壞尤甚于前清理之官殆
為虛設東南困敝之民恐生不測西北兵荒之急何
以應之伏望收回成命止照該部原擬給與價銀織
造則供應不乏鹽法可行於是五府九卿及科道皆
言之 上猶持全予意於日講罷召健等至燉閣問
曰昨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乞
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今

可全與健等對曰如是已足用矣 上曰既與半價
何不全與引鹽健等曰戶部亦為 朝廷節用耳
上曰該部既欲節用何不留此半價以引鹽與之不
亦兩便健等曰價銀不若鹽引之費大 上曰何故
大學士李東陽對曰鹽引數有夾帶如引一紙便夾
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 鹽不行 上曰若夾帶
事覺朝廷自有法度處之東陽對曰此輩一得 明
旨即於舡首揭黃旗書 欽賜皇鹽字樣勢燄烜赫
州縣驛遞官酬應少誤即加笞辱至於鹽商灶戶雖
凌雲萬狀誰敢訴冤所以不若禁之於是健等亦共

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文官什
中僅有三四好人耳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
知之已而曰此事務要全行徙等對曰容至閣再議
退而上疏復力爭且求罷 上始曰昨聞卿等面奏
今復覽奏朕心已悟引鹽支十之五餘議與價銀
南京十三道言知府獻諛而荐尚書御史進諛而保
太監甚者都御史柳應辰為太監劉瑯保留江西叅
政王綸為太監董讓旌舉士習太壞有傷國體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乞休許之先是健遷與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

以內侍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
永等蠱惑 上心連章請誅之皆留中不出會九卿
衙門戶部尚書韓文等亦上章請誅瑾等司禮監太
監陳寬李榮王岳同至內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
房閑住之意健等以為處之未盡皆厲聲曰 先帝
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嬖幸若
此他日何面目見 先帝于地下寬等乃辭去其意
尚未決而王岳者素忠直且提督東廠與太監范亨
徐智皆恨瑾等姦將請於上有所處健等方約文與
九卿伏闕面諍而岳從中應之會吏部尚書焦芳泄

其謀於八人者以瑾尤巧佞狼戾敢為惡環 上而泣 上心動而瑾遂入司禮矣是夜遂入傳 旨榜咎岳亨智於南門遣之南行質明東陽遷及文等方伏闕聞之健東陽遷即日疏辭皆報可而東陽獨留史謂請誅瑾等疏實出東陽筆第太監陳寬等至閣議時東陽辭頗緩中人皆以為事不由之故獨留而人亦幸其留也瑾既入司禮丘聚遂領東廠張永把總神機營兼提 十二營魏彬總三千營遣人追王岳范亨至臨清殺之惟徐智幸免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與左侍郎王鏊俱入內閣其月南京十三道御

史陸崑等論劾太監馬永成魏彬傳興羅祥谷大用蒙蔽左右游宴無度以致上千天和災異疊見內閣部院大臣受顧命之托者所以弘濟艱難隨事匡救言之不聽尤湏伏闕死諍以悟 聖心顧乃怠緩悅從間有論諫亦多異順退託其如 先帝付托天下屬望何哉乞勅內閣部院會司禮監通查嬖倖馬永成等盡行屏斥以絕禍端蓋未知事之變也

李夢陽秘錄云初 上即位青宮舊閣等日導上大馬薦兔舞唱角觥漸棄故舊問親萬機時號八席而改敏王偉雖舊閣以端懿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

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與屬吏言輒淚數行下以闈故而郎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柰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闈下之闈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殊死爭闈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力易為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首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踊躍喜者韓公乃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逮省也不可

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官闈也剗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闈脩初闈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闈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入上於是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闈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闈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闈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蓋人人惴也既入左掖門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探動靜闈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弟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闈首李榮手諸公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

君憂國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一一語荅李榮面詰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真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阼輒棄萬幾游宴無度狎暱群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言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寃然而退蓋是時諸閣者窘業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尔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 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頭有鉄裹之耶而敢

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瑾人司禮監而焚王岳范亨詔竄南京尋殺二人於途矣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輩洵上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跪伏哭搶首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磔餓狗矣上爲之動而瑾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 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諸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 上狗馬鷹犬岳嘗買獻之否今獨咎奴儕既而益伏地痛哭 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

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於是召瑾入司禮監此
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劉嘗推案哭謝亦
疊七訾上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二年巡撫甘肅都御史曹元言分守涼州太監張昭
有謂奉 旨於境內取土豹并諸野味以時入獻近
又謂內侍傳 旨催促令守備官領兵出境採辦山
永等處達賊不時出沒萬一遇警所係不細乞即停
止 上不聽仍責鎮巡等官依時採取野味造辦如
先年例土豹捕二三十隻以漸遣人進獻

奪故永平大長公主第為酒醋麪局外廠時署局事
太監請之也魁等訪得其弟匿以為指揮李慶故賜
宅今已廢矣公主孫梅具其事且言公主遺像及鳳
床班劍等物皆在 詔給價銀一千二百兩

太監李榮傳 旨邊關隘口等處切近京師舊設守
備內臣仍添補凡十二處又傳 旨以舍人魏英張
容張寰谷大玘馬山為錦衣衛世襲百戶太監彬永
大用永成弟也先是大學士劉健等之致仕也給事
中呂聊劉蒞上疏乞留之南京協同守備武靖伯趙
承慶傳其奏稿應天府尹陸珩復傳示諸司兵部尚

書林瀚聞而歎息於是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御史薄彥微等具奏言徼遷先廟元老不宜輕去又言

上晏朝廢學與六七內臣新進佞幸遊宴驅馳射獵等事上大怒逮銑杖之闕下勒為民事連承慶停

半祿閒住瀚珩俱降三級致仕兵部主事王守仁江西清軍御史王良臣各救之瑾矯旨下鎮撫司訊

具獄良臣杖三十闕下為民守仁杖三十謫貴州龍場驛丞

瑾矯旨枷尚寶司卿崔璿湖廣副使姚祥於長安左右門外工部郎中張瑋於張家灣俱以違例乘轎

為東廠所發也枷巡按隆慶御史王時中於都察院門外以酷刻亦為東廠發也璿等以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時中以左都御史劉宇疏濱死而後釋之各坐謫戍復矯旨以南京御史潘鏗阿附王岳斥為民史謂瑾每構雜藝上前俟其玩弄乃多取各司章奏請省決上每日吾用爾何為而乃一一煩朕耶宜亟去自是數次後瑾不復奏事無大小惟意裁決上多不知之矣

勅諭文武群臣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匡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

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
華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盤黃昭檢
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寔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
聃任惠李光瀚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
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訥李熙
王蕃葛浩陸昆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
薄彥微潘鏗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揚璋熊卓朱
廷聲劉玉逵相交通彼此穿鑿曲意阿附遂成黨比
或傷殘善類以變上心或變亂黑白以駭衆聽煽動
浮言行用頗僻朕雖察審尚務優容後漸跡彰露彼

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俯遂其休致之情若自僨則公
譴謫之典其勅內未罪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使惡稔
追悔難及夫人臣以忠敬為本不聞以阿附為榮朕
不明言暴白群臣何以知悉邇來朕一遵祖宗成
憲申明舊章除宿弊汰冗官欲臻治理爾文武群臣
尚惟清白一心恪恭乃職必以光明正大為期必以
黨比阿附為戒且如張懋等凡遇會奏論列並無片
言隨人符同輒聽詭計列銜而行朕皆爾釋以後毋
蹈覆轍自貽累辱國有昭典朕不輕貸故諭史謂是
日早朝罷傳宣群臣跪于金水橋南劉瑾以勅授鴻

臚宣讀之其文乃瑾私人屬筆或曰焦芳為之

太監李榮傳 旨以錦衣衛百戶姚景祥小旗張錦皆王岳黨於朝堂杖之四十戍邊兵部擬肅州衛持批改遼東鐵嶺衛錦遂死于獄榮復傳 旨王岳黨官校王縉郭仁張欽羅錦薛鎰沈銳劉雄朱綬董安俱戍邊

監察御史馬允中劾卷南京叅寃指揮張瀚等瀚伺其枉道回家發之守備太監鄭強奏聞逮下錦衣獄拷訊獄具命司禮監官監杖三十發為民

命致仕禮部司務孫聰聰改注贊書鎮守太同太監

侯能軍務聰瑾之妹夫也能及巡撫崔巖會薦之得起用

瑾傳 旨陞文華殿書辦等官張駿等駿由光祿寺卿陞禮部尚書周惠疇由尚寶司丞陞光祿寺卿楊立由大理寺評事陞太僕寺卿高岱全泰由評寺陞鴻臚寺左少卿華英由鴻臚寺丞陞光祿寺少卿朱天麟由中書舍人陞太常寺丞高榮由舍人陞尚寶司丞王杲等十一人由序班陞中書舍人黃璽等三人由書辦官陞序班先是通鑑纂要成劉瑾欲裁抑纂修官以謄寫不謹得譴命右少監陶錦提調駿等

政膳至是膳畢進呈乃皆超進官秩裝黃匠役竇瑁等七人亦陞文思院副使若張暉之陞光祿少卿儒士姚瓏之授序班又不與膳寫者也

三年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貪浙江右叅政梁澤等致仕江西右布政使李韶等閒任都勻知府黎臣為民得免矣劉瑾忽附批翰林院學士吳儼惟慎不備令致仕養病御史楊南金無疾欺詐着為民後有托病請假及丁憂遠限不起復者通奏懲治儼以瑾索始不應故也

堽命知府及內外官五品皆推一二貪聽點用又奏各邊開中商人必驗殷實之家方許報納糶爛者照數追償仍枷號治罪及經收之人州縣解納者如之其兜攬者謫戍極邊至於馬匹不許濫收不堪以致羸損鎮巡官常加巡視諸鎮年終扣筭造冊解部照刷每年春夏復着科道官查盤點視若互相容隱一體重治仍差人緝紡及先行榜諭禁約事下兵部議覆報可

工部給事中許天錫自縊死兵科給事中周鑰自刎死於淮安舟中借貸於淮安知府趙俊賂劉謹不得故也俊逮繫論罷給事中郝夔奉覈榆林功自經於

公署

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張或劉子厲以查盤錢糧後先忤瑾意下獄奎或枷項警衆且死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救之始釋為民希曾子厲杖三十亦為民西廠大監谷大用遣邏卒四出刺訪江西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於端午兢渡以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見有華衣怒馬作京師語音輒相驚告官司密賂之冀免其禍自是人不敢帖席矣大用又請訪求西番兒駒馬實其監兵部覆請差官至其地諭之

守河南太監廖堂奏保司府州縣官貪賢能具擬陞調某職吏部多所覆從吏科給事中何紹正等駁論上是之切責堂令自陳所奏保官貪令巡按官察實以聞按是時惟有此一舉尚近法耳

六月壬辰午下朝後御道遺匿名文籍者侍班御史奏之司禮監隨傳旨面加詰問諸司官皆跪於丹墀午後執後班官三百餘員通送鎮撫司究問次日大學士李東陽等救解始釋之

韓苑洛雜識云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拜伏既起御史史堦上有無名揭帖一本皆言劉瑾事上命錦衣

衛查既而劉瑾傳 旨令百官奉天門下跪候發落
辰刻命堂上官起出巳刻劉瑾立門東翰林院官就
東跪訴內監事待翰林官素厚豈肯如此瑾令起出
御史容呆訴於瑾曰御史等官素知法度豈敢如此
此乃新進士所為瑾曰新進士與他有何相干爾每
把朝廷事件件壞了略加處置就都怨恨 太祖法
度爾每不會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照舊站立
有有揭帖處是何官太監黃公偉曰九朝四品以上
照班次以下皆雜立丟帖之人豈肯復立於此處
了人瑾令復跪又點武士令各官家搜稿黃公又

曰他幹此事雖妻子亦不得知豈肯留稿瑾已知此
事若非黃公不惟擾害不知搜出何等無端事件為
禍不淺時天暑日烈通無片雲微風僵者數人命拽
出黃公忿曰你帖子說的都為國為民事挺身出來
死了也是好男子枉累別人瑾怒曰在外匿名帖子
尚該死罪御前如此是何為國為民好男子如何不
明白具奏皆入留太監李公榮監之李曰你每倒一
倒衆內使擲下水瓜甚多李曰你們取食之瑾出李
曰你們却跪着來了來了瑾見甚怒復入既而傳出
李公私宅閒住黃公南京閒住申刻 旨出都拿送

錦衣衛追究進士陸仲昏迷搥至錦衣衛監中不能容丟放院內是夜不知何時身死都人洶洶皆罷市初各官拿送錦衣時途中賣飯者皆爭以飯遞送各官不索價明日瑾微聞帖子乃內人所為命軍官丟下乃命各堂上官將各官領出辦事

廣東按察僉事方良永服闋赴部違限僅三月吏部請補信陽兵備缺是缺弘治間所添設者也劉瑾矯旨責吏部夤緣作弊且謂新添官職既議革矣而良永何乃營幹選補遂勒令致仕

上諭鍾鼓司太監康能等以慶成大宴音樂缺廢非所以重朝廷命禮部移文各省選精通藝業者送京供應自是禁廷之百戲悉集矣

太監劉瑾奏兩淮運司商賈杜成等各名下革支鹽引百六十萬引堆放在庫乞差科道官各一員查盤見數交賣銀兩解京送庫戶部議覆有旨許之仍限三日起程太監劉瑾傳旨改惜薪司外廠為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為內辦事廠時既立西廠以谷大用領之瑾又立內廠自領之京師謂之內行廠比東西二廠尤為酷烈中人以微法徃徃無得全者市井遊食無業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千

餘人集於城外東郊持白挺劫人聲言自分必死欲
甘心刺瑾瑾懼乃復之瑾又令寡婦盡嫁及停喪未
葬者盡焚棄之京師閔然瑾恐有變乃罪其首倡言
者一人以安衆心皆立內厰後事也

戶部議覆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查盤錢糧巡撫等官
止是督理不嚴請寬追賠或罷斥不用瑾矯旨謂
糧草國家重務巡撫揔理等官委托非輕既治邊無
方以致浥爛糠粃百有餘萬及事發坐罪倉官小民
監追至何以賠償且巡撫加以叅贊揔督等名尤難
辭責如錢鉞之擅改祿米張縉馬中錫等之不職王

時中之酷暴許進之越制選官劉健謝遷韓文之無
知叩閭尤有不能盡舉者不治何為史謂東陽等所
奏及糧餉而乃槩責健等以洩其怒可駭也尋追粘
任遺失文冊罰原任尚書韓文米千石輸大同倉侍
郎張縉五百石輸宣府倉再矯旨南京戶部尚書
致仕雍泰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馬文升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致仕
劉大夏禮科右給事中趙士賢貴州道監察御史張
津俱為民吏科都給事中任良弼等廣西道御史陳
順等五十六人俱輸米三百石於邊先至者減三之

一死戍者免之以嘗薦及用雍泰故也以上官岑猛
叛事逮故原任尚書劉大夏潘蕃伏羗伯毛銳等至
京大夏蕃永戍肅州衛銳革太子太傅并祿米五百
石四年勒大學士劉健謝遷俱為民禮科給事中魯
大顯降浙江布政司照磨御史劉金降桃源縣丞仍
各杖二十以查盤忤瑾意也

四年太監劉瑾請於陝西興平縣馬嵬鎮建義勇武
安王廟賜額忠義令有司歲供祀事仍乞頒勅防護
立碑鐫祭器房屋之數以禁侵盜制可瑾擅權得
志納賂既多於京師朝陽門外斥地數百頃創建玄

明宮土木之費至以數十鉅萬計而馬嵬鎮則其家
所在又立此廟蓋欲侈大鄉閭誇詡榮寵也

命給事中張禴段豸胡珝王翊監察御史房瀛沙鵬
復改戶部郎中胡文璧張誥馮顥刑部郎中朱塗張
禴劉祥陸棟兵部員外郎屠奎為御史查盤兩直隸
各省錢糧先是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禍
各歛銀賂之每省至二萬餘兩往往貸於京師富豪
復任之日取官庫所貯賠償之其名曰京債上下交
征恬不為異時張綵聞而言之瑾不自安謀差官查
盤蓋欲掩其蹟也

監察御史歐陽雲工科給事中具儀以出差多歛金帛賂瑾瑾發之照貪例為民

以朝陽闕外插行廠地給付文明宮初瑾奏請作宮奉文帝祝延聖壽上既賜之額而瑾復請猶行廠空地供奉香火上復許之仍命工部履畝定價以闢即請咨戶部蠲其常稅民間墳墓責令遷改蓋所謂猶行廠者止據傳聞工部亦無冊籍可攷軍民廬於內久已為業從便管葬者亦無慮千家自是民皆他徙其所葬骸骨力能徙葬者亡幾餘皆發毀暴露冤號之聲沸於郭外

暹羅國船有風漂至廣東市舶太監熊宣奏請徵其稅旨以宣妄攬事權令回南京管事以內官監太監畢真代之

陝西鎮守太監廖堂及叅隨副千戶廖鵬擒斬回賊百三十四人功堂加歲祿十二石鵬陞指揮僉事蓋妄殺也

鎮守浙江太監劉璟奏巡按御史史鑑期滿當代碩更留一年不許史謂鑑出入由璟後門故也及鑑歸璟厚有所贈士論鄙之

實錄成以擴充政務擬陞調翰林院侍講吳一鵬于

南京刑部侍讀徐穆于南京禮部編修顧清于南京
兵部汪俊于南京工部俱負外郎編修賈詠李廷相
于兵部溫仁和于戶部劉龍于禮部翟銓于刑部崔
銑于南京吏部陸深于南京禮部檢討王九思于吏
部汪偉穆孔暉于南京禮部易舒于南京戶部俱
主事編修董玘為安成知縣次日復改玘刑部主事
始瑾惡翰林之慢已每與張綵謀欲調之外任綵不
可至是瑾復持之綵為講解意已平而焦芳父子及
段昊輩謂可乘此擠其素有讎嫌者乃以名授瑾從
更成之

內官監太監楊鎮齎官銀萬兩長蘆鹽八千引往南
京易銀買系織造乃以其銀私自買鹽混同裝載用
舟六百艘沿途脅賂得銀一萬六千二百兩家人韋
慶等所得銀亦幾千兩為瑾內行廠所發下南京三
法司會鞠獄上降鎮奉御南京閩住慶等發遼東廣
寧衛充軍

太監瑾奏訪金華知府萬福老疾廢事蘇州知府鮑
瓚同知王𩇛賊貪無厭命福致仕瓚𩇛俱為民𩇛
仍令查盤御史提問又訪江西左布政馬龍貪濫僉
事阮賓輕浮龍為民賓閒住江西勘事印綬監少監

李宣錦衣衛指揮同知趙良還朝賂瑾宣萬兩良二千兩瑾方信綵言乃降宣為奉御良為百戶俱南京閒任仍勒同勘刑部左侍郎張鸞致仕巡撫林俊等三十一員各罰米三百石而罷鎮守太監姚舉還京銀輸內承運庫

戶部侍郎韓福往遼東查屯田過刻奏帶同知劉玉等至錦義諸州屯卒亂守臣大出白金撫諭始定追奪為民克軍大孝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誥勅其徙遷所被賜玉帶服色悉入官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四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中官攷六

正德五年禮部覆占城國使人亞劉凌遲處死罪名劉本江西萬安人籍瑾矯旨謂江西土俗自來多玩法者如彭華李裕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數人多招物議難以備舉且其地鄉試解額數多今宜裁革十五名仕者不許選除京職蓋大學士焦芳有憾於華等故也

兵科給事中屈銓奏請判定正德元年以後見行事

例以六部為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得 旨朝廷因
事制法見行條例內外官民多有不遵者其議擬刊
行永為遵守史謂瑾所行新例變亂成憲擅作威福
天下側目重足朝不謀夕而銓乃助瑾為虐承望風
旨故有此奏律以國法百死不足以償怨也後兩月
國子祭酒王雲鳳亦效為之事未行而瑾敗

安化王寘鏞反偽檄諸鎮謂近年以來主幼國危姦
臣用事舞弄國法殘害忠良蔽塞言路無復忌憚致
喪天下之心幾亡神器之重蓋指瑾也

給事中邵天和會巡按山西御史馬昊及叅政臧麟
僉事蕭淵查盤河東鹽課將還畏瑾索賂謀於運使
李德仁德仁遂歛所屬銀一萬八千三百有奇和昊
麟淵及巡鹽御史周廷徵魏彥昭分取各數千潛至
京寄于給事中白思誠家而德仁自入者亦數千為
瑾緝事者所發時和已坐事為民乃遣給事中田汝
耜往按之具得其實還奏有 旨陞汝耜俸一級德
仁罰米八百天和二百彥昭三百昊廷徵麟淵一百
思誠五十各宥其罪德仁彥昭仍降二級昊麟淵一
級廷徵以巡按陝西俟滿日治之

後軍都督府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賜塋祭加等公

卿弔賻恐後車馬填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
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靈瑾敗之夕密 旨封瑾
門景祥柩曳出棄於路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門者
快之初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
葬瑾以密與二三同惡定計欲為變是時夜禁甚嚴
犯者至死星出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
甲兵鉦然相繼及瑾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太監張永還自寧夏 上戎服御東安門文武諸大
臣候于橋東寘鑄及親屬十八人有一旨送諸王館
鎖繫何錦及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

獻俘御前畢復出西華門金鼓之聲徹于大內是日
上置酒勞永劉瑾及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
密白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 上已
有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矣永成等固共
詆瑾 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之 上隨其後
時夜且半瑾宿於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
旨瑾遂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啓東華門繫
于菜厰復分遣官校封瑾內外私第初瑾與永不相
能永還期以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泄其謀于
永者永遂先期入瑾愕然以 上方嚮永未有以中

之永為計亦甚秘故瑾遂為所制明日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旨曰朕嗣承太業務期法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負軍民無不受害愁嘆之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閒任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冊即令燒毀照舊徵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問擬囚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凡瑾所行有虧國體者法司即會衆官一一條具

奏革瑾所當坐罪名從公議擬以聞是時事猝從中發邏卒飛騎交絡于道黃紙墨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浹日乃定

下劉瑾于獄降奉御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詣其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偽穿宮牙牌五百扇所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屬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於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奏列瑾十九罪請亟賜誅戮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雪臣民之憤奏入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於午門外會多官鞠訊巡撫兵備官

裁革者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額并會試南北中卷
如舊制餘姚萬安新城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
任者具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追者仍給之追賠
浥爛糧米并罰米者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
者乃還其田宅韓福出為民劉俸曾謚革職閒任神
英革伯爵仍為右都督焦芳劉宇既致仕已之其餘
事應改正者諸司詳擬以聞既而鞠瑾于午門外刑
部尚書劉璟畏瑾噤不能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
稍退却獨駙馬蔡震折斥之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
厲聲曰震國戚何賴於汝咄官校前拷掠之是日微

震幾不能成獄

戊戌大學士李東陽上疏言臣誤蒙先帝及陛下

下委托扶衰力疾強効驅馳顧以駑劣之才綿薄之
力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救時比者劉瑾專權亂
政備負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勅書或駁
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遞出
謄黃逼令落底真假混淆無從辯白臣雖委曲匡持
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蒙荷淵衷明見謂
不于內閣然玉毀櫝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更復何
言伏望特降俞音放歸田里上曰卿以宏才碩德

佐政 先朝嘉謀嘉猷播在天下 先帝顧命輔導
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為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
悉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件即令各
衙門逐一查革改正

傳 旨收吏部尚書張綵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楊
玉掌鎮撫司事指揮使石文義送都察院獄

戶部尚書劉璣兵部右侍郎陳震罷璣震俱瑾鄉人
也

科道等官復自劾不職因劾內外官為瑾奸黨者二
十六人大學士曹元吏部尚書張綵戶部尚書劉璣

兵部右侍郎陳震南京禮部尚書朱恩都御史魏訥
楊武劉聰徐以貞翰林院修撰康海侍讀焦黃中編
修劉仁大理寺少卿董恬南京大常寺少卿劉介去
仕司務孫聰都給事中李憲捕盜御史薛鳳鳴貞外
郎改御史朱袞河南僉事白思誠叅議王欽掌真定
府事叅政楊儀順慶府知府莊禪徽州知府何英杭
州知府楊孟英吏部郎中王九思王納誨請明正其
罪或賜罷黜得 旨瑾引用儉邪布列中外或交通
賂賄或憑籍權勢或阿意奉行盜竊名器圖利害人
致傷國體法當重治但以連及者衆姑分別等第處

之綵已逮問元劉聰震憲海恬禪納誨鳳鳴孫聰儀
恩誠恩欽英介孟瑛黃中仁俱黜為民以貞袞九思
納誨降二級調外任璣已致仕已之新陞金都御史
蕭選阿奉超遷革其陞職并翰林院傳奉檢討庶吉
士者俱對品調外任文武官為瑾挾私廢黜者非一
吏部訪其才可用者以聞各科道官以言為職乃不
能預諷瑾奸既引咎姑宥之於是貞降鳳祥府同
知選郟縣知縣九思壽州同知納誨易州同知袞新
昌縣丞其與黃中同傳奉為檢討者為胡績宗調嘉
定州判官與仁同傳奉為庶吉士者為編修邵銳黃
芳主事李志學韓守愚俱調外任黃芳寧國府推官
志學真定府通判守愚濟南府通判銳以丁憂俟服
闋調用

左給事中等官張瓚等奏劾陝西總兵官曹雄與劉
瑾交通賄賂結為婚姻增置掛印總攬衆權都督毛
倫納賄冒陞并及家人陳鑑亦傳陞指揮伏羌伯毛
銳求管漕運納賄不貸浙江都督僉事劉杲備倭僉
事魏文禮先任揚州備倭官袁傑涼州副總兵徐謙
俱以賂進内外交通驕縱不法乞執送法司明正其
罪得旨爾等言是雄倫已有別旨銳着回京杲

文禮傑謙各回原衛閒住鑑革職為民

捕劉瑾內行廠官校彭珏等五十七人楊王等司房
旗校秦志通等五人置於獄令拷訊以聞

楊王既下獄科道等官因劾王先年勘事遼東誣枉
人罪蒙先帝優容不即誅戮調廣南衙副千戶乃
乘劉瑾專權夤緣進用陞錦衣衛都指揮管事考選
軍職擅自去留貪財壞法奸惡萬狀遍差旗校多樹
爪牙密共奸謀親為心腹劉瑾之惡由王以成乞將
王肆諸市朝以洩神人之忿奏入命都察院并問以
聞

浙江道監察御史舒晟等劾奏致仕大學士焦芳劉
宇阿附權奸夤緣入相黨惡之罪同於張綏去任侍
郎韓福險詐回邪誦媚權奸兵部尚書王敞交結權
貴薦陟崇階通政只銜小道取容擅權納賄南京工
部尚書李善都御史屈直貪婪桀驁刑部右侍郎張
子麟南京太僕寺卿王彥奇清議不齒工部右侍郎
胡諒處脂膏而大肆奸貪丁憂都御史馬炳然司郡
牧而首先納賂南京戶部尚書張粲催科急而恒存
媚竊之心南京禮部侍郎常麟素行虧而叨濫春卿
之位秦昂出按西藩而為營私第趙松遠限賂免而

反得美官左布政潘楷按察使張禎貪濫倖進府丞
石祿按察使仲本奔競取容檢討段昺之陰險主事
侯自明之輕浮員外郎徐聰寺丞紀世梁貪財怙勢
御史宇文鍾陷害忠良皆劉瑾之黨芳宇福雖已閒
住致仕然罪惡深重必重治乃快人心會禮科給事
中李貫等亦以為言且及副使閻絜郎中高選黃緣
陸遷并乞罷黜 上俱納其言謂芳宇福已有 旨
姑置之敞鈇子麟炳然燦麟仍畱用善直彥諒竒致
仕昂松聰世梁間住楷禎鍾為民祿本降三級絜遷
降二級自明昺對品調外任本尋調兩浙鹽運司同

知絜延平府同知自明安慶府通判祿茶陵州知州
選均州同知昺徐州判官昺為焦芳門客援致翰林
又以陝人與劉瑾張綵皆厚善後瑾少厭芳昺綵因
共傾之主是被謫衆稱快焉

命南京兵部員外郎徐穆刑部員外郎吳一鵬工部
員外郎汪俊丁憂擬調南京兵部員外郎顧清禮部
署員外郎賈詠吏部員外郎劉龍兵部主事劉廷相
戶部主事溫仁和吏部主事董玘刑部主事翟奎南
京吏部主事崔銑戶部主事易舒誥禮部主事汪偉
穆孔暉丁憂擬調南京禮部主事陸深俱復原職穆

清翰林院侍讀一鵬侍講俊詠龍廷相仁和玘銓銳
深編修偉孔暉館誥檢討初焦芳及其子黃中暨
吳乘劉瑾惡翰林因擠其所素怨者假擴充政事之
說調之及是瑾敗穆等始復而黃中吳皆削奪云
劉瑾伏誅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授中官劉
姓者得進因冒其姓鷲悍陰狡有口辨嘗慕王振之
為人在 孝廟時憤鬱不得志每切齒文臣 上登
極瑾以執役鍾鼓司與同輩谷太用等俱得幸外廷
攻之甚急瑾大言曰此由司禮監無人耳同輩以為
能因共推引入司禮監由鍾鼓司而入司禮監瑾以

前蓋未有也時 上希親政且厭苦言者瑾揣知
上意巧為迎合乃變置大臣日求官僚細過深文以
督責之言官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散遣官校遠近
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進言 上喜謂瑾可任
乃悉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瑾持回私第
與孫聰張文冕輩譔偽旨付外施行多或累數百言
任其恣睢往往有不可解者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
白而後奏聞在外鎮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
取進上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由此大
權一歸于瑾天下不復知有朝廷矣始焦芳泄外廷

之謀得援入內閣芳亦欲與瑾為奸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同出一口其所中傷無不立應瑾又用鄉里親故曹元劉宇張綵并楊王曹雄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為腹心瓜牙變易選法任情黜陟官謝薄者隨即革罷加賄又輒用之或徑自傳奉或別本帶批惟意所欲無復顧忌各處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官亦以賂瑾故兢為苛歛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寧府已革護衛瑾受賄復之常與交通以養成其亂公侯勳戚以下因事私謁者率叩頭為一拜禮瑾踞受之小拂其意麾叱如僕隸

然往往惶怖跋踖不敢仰視至有奏內不書名直稱為劉太監者凡公差官還謁送少不滿意即誣以重罪官員坐事罰米動至千百石又鈎致遠年故牘錢糧虧損非侵盜者槩加倍追賠以致身亡家破者不可勝數創為新例罪無輕重類決杖永遠戍邊或枷號發遣枷數日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人或一家有犯輒連坐左右隣有瞰河而居無隣右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枷三品以下官及籍沒以故致仕大臣并收其妻子謫戍冤號之聲聞於道路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舉家收捕寘之重典故官校一出所

過皆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瑾之威重足屏息
惟恐得禍瑾之欲私取天下庫藏及剝歛民財以益
其富添設巡鹽巡捕查盤等官四出搜索法令日繁
又差官檢覈各邊屯田倍增其稅用是天下紛紛多
事民不堪命盜賊乘之而起寘鑪之變移檄以誅瑾
為名官司封上其檄瑾匿不以奏至是為張永所發
繫獄按治反狀蓋術士俞日明俞倫俞子仁輩嘗出
入瑾家以瑾姪孫二漢者當大貴瑾遂有不軌之謀
凡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瑾俱禁令勿奏兵仗局太
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鎮守兩廣太監蔡昭潘午

為造弓弩瑾皆私貯之又造偽璽藏刀扇中出入宮
殿皆謂瑾罪大惡極反形已具當寘重典獄上命徇
於市凌遲三日不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決圖狀榜
示天下行刑之日仇家每以一錢易一鬻有得而生
噉之者海內聞之莫不踊躍相賀瑾竊權五年驕橫
無上生殺予奪皆自已出累朝成憲變易幾盡自古
宦官肆虐未有如瑾之甚者 上信任既久威柄已
移一旦震怒去之不疑卒能正其法由 上之英斷
也

謫前侍郎韓福戍固原衛福瑾鄉人賑濟湖廣時歛

銀巨萬餽瑾致所在盜起累年不靖又差往遼東丈量屯田致錦義二城作亂瑾敗為言官所劾令為民瑾獄詞復連及福故治其罪

工部查奏劉瑾亂政害人事一親王并妃薨逝宜照舊差官造墳一自來內臣已故父母無修墳蓋祠例宜令陝西布政司將瑾父瑩祠堂碑亭石器等項拆毀沒官一內臣無生前造墳建祠例宜差官將瑾朝陽門外祠堂拆毀還官一在京軍民各色匠藝犯該竊盜掏摸搶奪一應情重者方擬炒鉄其情輕者宜仍舊例做工一法司問擬徒杖囚犯情重炒鉄者宜

革除永遠字樣一造作軍器不堪者提調三司及軍衛有司正官并管局官家產入官宜如舊例止叅問降級一盜决河防宜依律科斷其充軍降級事例革之一抽分廠主事任滿照舊造冊繳報本部不必再行類奏一長寧伯周或崇文門外房屋不應沒官宜給還管業一各處府縣衛所解送戊字庫盔甲弓箭不堪者宜照舊領回改造補納一瑾奏占猫竹廠地并吞併小民房屋墳墓及在官草場幾千餘區宜以廠仍還本部堆放猫竹木料官民地土查明還官給主一戊字等庫驗收銀硃胖襖等項雜料不必添差

主事監收一管理通州閘座兼督尹兒灣五廠主事
宜仍舊三年更替得旨如擬改正其占買官地土
俱入官京城內外并原籍祠亭石器等項係瑾本身
者拆毀其父母不必動朝廷內外官一體內官建祠
造墳亦先朝舊例也該部不諳事體堂上官奪俸
二月該司官三月

十三道御史趙應龍等劾奏右副都御史楊綸行奸
心險貌厚情深以劉瑾有鄉里之親張綵有腹心之
托自按察未幾而為巡撫巡撫未幾而入內臺二奸
既敗綸豈獨存况綸為綵所用之人而復治綵之獄

故觀望遷延以希輕典且曹元陳震以瑾黨猶知引
罪自陳今二人既罷為民而綸安居如故又元震之
罪人也乞即罷黜以清朝列六科給事中胡珙等亦
劾之得旨綸既因瑾進用又不自陳引避令致仕
綸方與段昺爭買居第不虞其皆敗士論嗤之

戶部查奏劉瑾變亂舊制三十餘事一甲字等十庫
添差大監二員戶工部屬三員宜革并免皇店稅一
各處大戶錢糧寄庫三月以上未完不准正數仍令
重徵并治官吏罪者宜免一九江等七鈔關本部委
官令六年更代稅有羨餘者旌獎陞擢宜仍舊歲一

更稅如常一停止各邊軍送年例銀及運司開中引
鹽宜復一刷印鹽引仍隸南京戶部一停止差官查
盤錢糧一浙江布政司額外歲補進銀礦課二萬并
福建稅課司河泊所新增鈔額大同應州鹽錫宜罷
一虧折鹽課責令原任御史等官鬻產賠納宜令未
納者俱免一河南山東起運京邊糧草加添幫價并
山東歲派海運布絨折銀宜革仍造海舡以復舊規
一差官丈量各邊屯田侵奪民業焚其籍其清查王
府功臣及沒官田土派民起科者俱免之一富民兌
買直府祿米戍邊沒產宜如律例問擬一周府護衛

所遺營地徽府廣潤坡莊田及今藩府改給食鹽歲
加祿米并折色改本色俱革仍舊一官員罰米違限
倍徵已遇赦宥而逮繫如故者悉免一北直隸屯田
倉事改差御史鳳陽倉添設監收內臣各布政司管
糧官革其勅及有司糧未完轉遷者不許離任宜復
舊一錢糧摠目已具冊者不必疏陳 詔俱改正

六科給事中張潤十三道御史房瀛等言逆瑾已誅
群黨繼黜其遺奸尚存者如尚書畢亨洪鍾柴昇劉
纓侍郎李瀚夏昂陸完崔巖張志淳都御史文貴大
理寺卿張綸府尹陳良噐御史崔哲李紀皆賂瑾求

進者也亨聞瑾敗感念私思為之泣下鍾掌憲議法
惟事迎合至撻屬官以張威及總制軍務復湛樂玩
寇昇巡撫陝西為瑾治第修墳極其華侈民受其殃
纓志淳當瑾初熾攘臂納賂一時小人靡然爭趨漸
總督漕運貽毒江淮昂行污完心險而巧於夤緣巖
督河渠債事尤甚貴債修墩臺盜國財凡數十萬而
大半輸之權門倫側媚小人與瑾舊識良器先任藩
司黷貨無厭紀以親故哲以府同知而皆營任風憲
僉都御史張禴大理寺丞張禴都給事中段豸尚寶
司卿吳世忠司寺屈銓御史周霖皆助瑾為虐者也

禴禴豸查盤苛察世忠請查屯田銓請刊行新法霖
恃同鄉大壞風紀他如都御史林廷選一歲屢遷功
名實損於憲副右通政王雲鳳五經掃地行檢有玷
於司成太常少卿楊廷儀力致要地侍郎李遜學陞
越常資通政叅議張龍行類俳優大理寺丞蔡中孚
進招物議乞量情罪重能調用罷黜或置之於法得
旨亨冠帶閒任良器嚴志淳哲致仕貴已致仕免
寃銓中孚豸紀霖各對品調禴龍各降三級俱調外
任餘畱供職

兵部奏京衛武學事例為劉瑾變亂三事一武舉仍

六年一開科一公侯伯及軍職應襲子孫考試文理不通者降一級公侯伯子孫革祿米三之一二例例宜革今後勲戚子孫仍聽訪保門館以充教習一軍職應襲子孫有志文舉并弟姪願入武學作養者俱照科舉不堪者方送營操得旨武舉武學新例俱改正教習門館仍照先年事例吏部選用不許自行訪保

南京十三道御史張球等劾奏僉都御史張禴通政司叅議張龍尚寶司丞屈銓南京鴻臚寺卿趙履祥南京大理寺少卿王彥奇四川布政使潘楷湖廣叅

政尹灝山西叅政甯杲原任湖廣荊州府知府王綬俱結交劉瑾納賄轉遷者而致仕大學士焦芳劉宇首爲阿附同惡相濟其罪尤着乞將禴等罷黜字字仍加重罪追奪封誥以爲朋黨不忠之戒詔黜綬爲民履祥灝降三級其餘已處者置之灝降嚴州府知府履祥瀘州知州

卜三道御史平世用等奏五官挈壺正皇甫政爲瑾相看瑩宅五官司晨李文及其父監正源教瑾私習天文丁憂負外郎邵伯宗希求進用以其子舉人昇爲瑾姪婿全無廉耻乞明正其罪詔改革職爲民

文隆天文生源姑宥之停俸六月伯宗昇俱為民
斬張文冕於市文冕華亭人初為縣學生被黜潛至
京師投劉瑾門下遂用事冒軍功授錦衣衛千戶瑾
傳旨意多出其手交通賄賂氣焰傾一時至是瑾
敗併誅妻妾送浣衣局

兵部奏改正劉瑾變法十八事一各處鎮守內外官
請勅總制三司裁決各衙門大小事者俱宜換勅從
舊一新江市泊司內臣宜革去兼管沿海軍衛有司
一臨清守備都指揮宜復設一鎮守陝西總兵官與
布按二司文移俱仍由都司轉達一鎮巡官造報官

軍馬騾文冊仍五年一次軍職賢否撫按歲一造報
京衛軍職候考選之年仍行點城驗軍官開註送部
一軍職放糧違限者仍依律問罪還職一軍職應襲
子孫兩京送武學在外送衛儒學讀書其祖父事故
仍於衛所徑自保送襲替一保母子孫仍如傳陞乞
陞例不許承襲其襲替目具奏定奪一軍職犯不孝
典刑者不許正犯子孫承襲其父祖次子有應襲者
仍許之一軍職為事調衛帶俸差操者革去永遠字
樣一舊官為人命典刑其子仍准與半俸優給新官
全俸俱候出幼襲職調衛帶俸差操一軍職為事降

級子孫替職若祖職大於所降職者許其子暫替父見降職事待父故仍襲祖職若續後功陞為事見降又大於祖職者先替祖職父故仍襲所降之職中間有見降職於祖職等暫令其子于祖職上降一級承替父故仍襲祖職俱如舊例一軍職陣亡仍不分子孫弟姪襲陞一級一旗役犯奉養有缺者仍問罪復役一各處見任官遇有陞調等項仍交代錢糧明白隨即離任一武舉例陞級加米今革去武舉安國等陞級月米宜復之一武職非軍功不陞今陝西署都指揮同知朱瑄等五人遼東署都指揮僉事韓璽等

二十人以丈量地主各陞一級宜革去一軍職為事為民終身及六十以上許襲替祖職于原衛失職等項充軍病故或處決應襲之子准令優給承襲調衛俱如舊議 上從之

斬逆瑾親屬劉傑等十五人并劉二漢于市姦黨左堂等發廣東海南衛永遠充軍婦女送浣衣局二漢甫十歲術士俞倫俞曰明謂當大貴至是併收繫論死仍籍其家

吏部議改正劉瑾變法二十四事一舉人監生告選遠方者仍選司府州縣正佐首領官一兵馬司吏目

仍選用吏員二等雜職一選簿仍類寫舉人歲貢官
生納粟以次取用其舉人不得別附選簿一大選舉
人監生仍試論判不得增試時務策及行移告示一
王妃夫人儀賓已故無子孫者其親屬保勘明白仍
陞授京職一行人考選科道仍待三年考滿不得如
主事例徑授一六科給事中仍徑與實授一中書習
字秀才考選廕叙者除授應陞改者仍陞改別官一
翰林院官仍舊陞授作養不得會官舉黜及以別衙
門調補一書辦官隨征一次有勤勞者仍六年以上
選用其在選者仍須八年一納銀冠帶知印辦事半

年滿日以次選用不得省祭一倉場攢典仍舊收支
省祭選用不得別立行頭爭先行取一提督四夷館
仍用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員一各布政司管糧官仍
給勅以便行事一近例選除兩廣南直隸浙江官不
用隣省人漕運都御史不用江南人宜仍舊不得迴
避一南京國子監仍設司業一提控都吏通吏三考
後滿吏典仍舊格選用省祭一十庫大使等項九年
周歲考滿改除陞授宜仍舊一推陞急選大選過官
員於選除後宜即類奏除授處所一裁革兵備勸農
管糧捕盜水利等官及山海關主事仍宜復設一兩

京九卿堂上在外方面官履歷仍按季開寫揭帖進
呈一撫按官不得差委州縣正官正官亦不許受委
違者各降二級一尼山洙泗書院各設世職學錄應
否裁革一為民翰林院秀才華淳祝啓光張文憲并
間住冠帶少卿華英祝祥俱無罪宜復原職得 旨
書院學錄先聖子孫不必裁革南京國子監司業准
復設華淳准監生應試祝啓光張文憲令於本處儒
學肄業出身其餘俱准改正

治瑾黨太監陶錦監丞賈振等二十三人罪錦振為
瑾親信干進者率因以通賄而錦不法事尤多嘗往
福建查盤凌轢三司不異僕隸所索餽遺以數萬計
至是俱被收法司擬朋黨亂政律當斬 詔錦振各
杖八十與高諒王鎮王保劉堂劉聰呂祥殷俊郭洪
俱充 孝陵衛淨身軍仍籍其家臧林王成朱瑛張
鏜布通戴玉黃瑄劉清劉瑤鄭喜尹鑿劉景亦充淨
軍永不叙

吏部尚書張綵性黠辨淫邪不修行檢初為文選郎
中被劾家居大學士焦芳以其與劉瑾同鄉力薦之
得復職蓋媚瑾也不數月間超擢僉都御史吏部侍
郎因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日出入瑾家與朝士言輒

稱瑾才畧過人嘗呼瑾為老者進退人才一惟瑾意是徇其有所言瑾亦無不從之因不時考察内外官負諸所選補不循舊格率意變亂賄賂肆行後與劉瑾姪結婚往來益稔瑾陰懷不軌常屏左右與綵謀瑾敗綵收拷死獄中仍剖其屍于市籍其家左右流之海南同時石文義者本内官石巖養子也因禮餽瑾留為瓜牙累陞錦衣衛指揮同知理北鎮撫司事官員以事繫獄者納賄非滿瑾意不與問理又有錦衣衛百戶沈彬者因賄楊玉入東司房辦事往往詐稱訪事扇惑人心以張瑾威錦衣衛副十戶郝凱

者賂瑾與文義同在鎮撫司理刑陞正千戶至是皆伏法文義凌遲處死彬處斬凱發邊衛永遠充軍文義家屬亦戍海南

雙溪雜記則云初張綵為文選司郎中每見瑾談論喜納之陞右僉都御史尋陞吏部左侍郎未幾劉宇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官有饋送禮物者非出於官庫則歛於小民取怨貽患公所當知也瑾大開納遂禁察饋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節回饋未至瑾偵知之捕下錦衣獄捶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趙良差往福建歛銀貳萬饋於瑾瑾收其銀於

承運庫宣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戶張鑾以不知歛銀令致仕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言于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逐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其同謀事者以為瑾之疎同類皆綵教之又楊廷和弟楊廷儀為劉宇心腹宇過吏部調廷儀為郎中親信之及宇入閣廷儀不為綵所親有所私綵不聽廷儀兄弟深憾之今故事吏部推大臣密謀於內閣官綵以為事在於瑾內閣不得預每輕之東陽等以為廢內閣權其啣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都

察院獄議以交結近侍符同奏啓斬罪遇赦免死廷和等與都察院改擬同劉瑾謀反罪綵病死獄中仍正其罪然非真謀反流其母妻子弟于嶺南不誅配綵為郎中時楊一清嘗薦綵諳曉韜畧堪任邊方都御史及寧夏之變一清致仕居鎮江綵薦於瑾起用一清同征寧夏至是綵被誣謀反一清亦不能救正德五年贛皇縣知縣王鑾疏稱太監張永功言今年歲五月赤旱千里永奉辭西征過真定大雨隨注百姓稽首曰天上雨露張永帶來也永不坐乘不張蓋不作威福真今之臯夔伊傅先後數千言極其諛媚

上覽奏亦褒永百餘言再賜璽書諭意蓋劉瑾擅權臣民被其荼毒如在膏火永能以計除之人以為大快事故頌其功者多溢美云

楊文襄西征錄云初張公總督命下西人震懾畏罪然雅性慎重所過秋毫無犯與將士同甘苦行不乘輿暑不張蓋日給公廩數升餘雖片楮莖蔬無所取用恒以已資散給群下徒隸廝役無不沾惠駐靈州及夏城兩浹旬所隨從貴近數十輩部曲五百餘人寂然遵約束無敢譁者居人若罔聞知

總督張公嘗語及地方事輒斥瑾曰天下事被伊壞得如此時瑾斲方烈張公與予初傾蓋又左右多腹心瓜牙予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公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蔬及供馬匹食用曰此外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姪男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賞曰不愁伊無有也予曰彼亦叅隨之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欲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所論列予恐嫌隙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帷幄腹心重臣公今在外宜存形跡不宜輕起釁端張公厲聲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予曰固然彼方在帝左右有言能保其必達乎

且扶蘇父子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公首肯乂之後乃知瑾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幸其歸速不能有所為卒除奸宄於呼吸間然亦危矣 祖宗在天之靈實相之 主上之剛斷又豈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宥曹雄死謫海南戍雄附瑾鎮守陝西瑾為增置鎮西將軍印遂陞署都督同知與總制尚書才寬不協寬之死也雄擁兵不救言官有糾其罪者皆被切責瑾愛其子謚復以姪之女妻之雄再陞左都督謚亦授千戶凡雄所請瑾無不從者自是相結益深人莫

測其謀也瑾敗降指揮僉事尋收繫都察院獄以逆黨論斬 詔竟宥之與妻子俱永遠謫戍不赦

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林俊言劉瑾逆謀未覺之先臣嘗草一疏擬俟賊平隨上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誠為國家大幸然徐思之危亦至矣昔夙沙衛毀國楊勰平亂前史書之謂政出闔寺國為無人今瑾賊謀逆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內臣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信文武之臣不如永也謹錄前奏稿附進其畧曰劉瑾古今惡魁也 陛下視朝不時瑾西

南向倨立鴻臚傳與其官勅賜其酒饌皆出瑾口各
官叩頭已而鴻臚唱東向揖以給事內臣朝著之上
敢受諸臣朝見之揖可乎又言瑾對諸臣嘗許臣忠
義今又起為巡撫臣宜以知己為報而乃操戈入室
不敢以一德之私忘天下公論也得 旨瑾已正典
刑俊乃稱奏成於瑾亂政之日未及進呈其懷奸畏
罪明矣宜從寃問但以流賊未平姑令自効後好名
進退皆矯矯為異當瑾用事時乃應召命出為巡撫
蓋亦欲避禍以全身耳及瑾既敗又覬保完名節故
上此奏然亦為計已拙士類莫不笑之

初陝西西安縣人韓範以承差服役焦芳門下會劉
瑾用事以範浹人每私造瑾輒以範隨時令往來傳
語為奸利範巧黠得瑾意一時奔競者遂群附之有
所干請皆因範以通賄雖達官亦與抗禮忘其為賤
役也後選水源驛丞甫之任復假公事留京中上官
亦莫敢問瑾既誅械繫錦衣衛獄拷治辭連吏部尚
書劉宇刑部侍郎張鸞南京太常寺少卿劉介通政
司叅議呂元夫大理寺丞蔡中孚按察使仲本叅政
彭桓僉事王相知府郭經羅璋皆因範通賄者也宇
銀三千介中孚相桓經璋各千元夫本金百蓋範所

招正此數人賄實不止此數如宇者前後所賄蓋數萬而範所入者亦不貲獄具招範及家屬俱發廣西馴象衛永遠充軍諸所連及者以人衆且多遷謫為民病故姑宥之在任者仍奪俸兩月

六科十三道御史王廷相等劾奏兵仗局太監孫和先為逆瑾造衣甲牌面死有餘辜今復倡為成造盜甲之請宜治和罪及寢所請 上曰業已停矣和姑宥之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嵩言南宮寧晉新河隆平四縣管皇莊大監劉祥金鳳等先後十數人專肆剝

民甚苦之恐相率為盜乞將祥等取回以侵地歸民稅歸有司永平河間諸府莊田亦如之戶部議覆得旨皇莊以奉順兩宮宜仍舊祥等其取回以太監馬昂左少監范禮代之戒其毋蹈前弊

巡撫河南都御史鄧庠奏河南盜起民窮財盡皆由先鎮守太監廖鏜與其弟指揮使鵬括利害人擅作威福糾用群小朱文宗等所致乞正鵬典刑并鬻其私宅以給公費詔鵬降二級為指揮僉事南京閒住仍鬻其私宅并逮捕其黨治罪是時鵬稍失權貴意故有此鵬大懼欲求解於朱寧思財貨珍寶百無當

其意者乃今後房素所寵者一人出入寧家寧遂留之因其兄奏辨又復其職自是鵬拜寧為恩父寧每自豹房休沐歸輒過鵬家止宿鵬不知耻反以誇詡于衆罰未行而寵賂益彰矣

初太監陶錦差徃福建查盤錢糧布政司常麟按察使夏景和巡按御史韓廉鎮等太監梁裕共斂所屬銀二萬兩饋之後錦以劉瑾黨被執詞連麟等俱逮問時麟已陞南京禮部侍郎景和副都御史廉調知縣裕開任獄上命各降一級麟景和俱調山西叅政裕仍開任

書辦官劉淮以瑾黨繫獄詞連原任戶部尚書致仕顧佐刑部尚書致仕屠勳刑部尚書韓邦問南京吏部尚書致仕王華刑部右侍郎致仕沈銳先任布政使兩淮鹽運司同知陸珩等皆嘗託淮行賂于瑾者命各巡按御史逮問俱贖杖釋遣

涿州男子王豸者足有涅刺龍形及人王字太監張永以為妖異捕獲以聞兵部尚書何鑑因請加永恩典下廷臣議永復䟽辭不允於是鑑及吏部尚書楊一清等議以永勞績重大不加恩典無以表忠蓋不諒所請無以成其謙德得 旨永有功固讓再加祿

米百二十石賜勅褒揚指揮鄭璽等以緝捕功陞都
指揮者二人指揮三人千百戶六人永兄弟皆已封
伯至是欲身自為侯至以劉馬兒三保太監為言輔
臣辯二人者非身受永意沮乃徃為辭免廷議因而
成之又方為同類者所忌故不遂

命御馬監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克總
兵官大監張忠監管神鎗統領京營官軍五千人會
侍郎陸完勦殺山東直隸等處盜賊時完以邊兵屢
破賊大用忠謂賊可即平故謀督軍以出冀亦如寧
憂論功也

兵部覆都給事中孫禎等劾奏鎮守河南太監廖堂
守備南京太監彭恕大肆姦貪流毒遠近皆聽信其
下錦衣衛指揮廖鵬楊瓚等導引所致乞將鵬等革
職逮治得 旨鵬已有旨并同時叅隨官俱令回衛
帶俸差操瓚等姑免究亦各令回原衛不許在彼潛
任七年太監谷大用奏副總兵許泰劉暉馮禎時源
叅將金輔神周遊擊將軍卻永等屢有斬獲功都御
史陸完閑于戎務侍郎楊潭督餉不乏請亟施大賚
又言軍中勞苦及賑卹數事得 旨大用統率軍旅
多效勤勞兵部會官議以聞既而會議以四方盜賊

蜂起自出師以來所向克捷諸將親冒矢石其功居多而督軍督餉者亦與有力陞賞宜厚但始者奏定格例謂殲滅山東河南大夥賊盡絕者乃如寧夏例論功封拜今賊首未擒難以卒議且泰禎永源周及完近已加陞宜通候功成之日奏請定奪若軍士首功勘籍已至者請即如例陞賞其未至者令紀功官以次勘報議上大用特賜勅獎勵時大用自臨清召還慙於無功其為此奏實欲自要爵賞廷議不可乃已然不敢逆其意故勞慰如此

大學士李東陽言司禮監昨宣旨京城內外近有訛言欲命太監谷太用仍舊提督官校緝訪事情令臣等撰進勅稿臣等切見大用前日兩次具疏欲遵祖宗舊制辭免西廠辦事皇上特允所奏內外權傳無不稱頌聖德若數日之間驟革驟復似非事體且訛言一事昨已諭令各該衙門禁約若更添差官校誠恐愚民驚疑將謂真有妖物尤於事體未便臣等偶有所見不敢不盡其愚伏乞聖明採納丁丑謫淮安知府劉祥成貴州平越衛降錦衣衛指揮僉事牟斌韋璽為百戶先是尚衣監太監喬忠自南京織造還過淮安時南京給事中劉紘亦以公事

赴京祥其族姪也發巡卒衛行中舟數十艘方開怒
絃舟阻碍執其二卒榜笞之俄而群卒至皆強悍者
遂擊忠舟絃不能禁忠走避而仆傷其顛至今創猶
未愈訢于 上謂絃倚言官勢不讓黃船而擊之者
實祥王使命錦衣衛官校執祥絃送鎮撫司拷訊祥
絃亦各奏辯斌璽以獄上謂非祥絃罪宜坐卒 詔
以斌璽回護革其職任於原所帶俸以千戶張璞張
崇代理司事仍嚴拷鞫祥等送法司擬祥絃俱贖罪
還職絃准擬祥發充軍以大理審擬欠當奪其堂上
官俸二月斌璽復降為百戶調沔陽衛帶俸祥治郡

有聲斌治獄平恕時論惜之

司禮監太監張永既罷仍舊理御用監事託言欲有
稽查令庫官吳紀等竊出銀七千餘兩昇入私宅造
作玩好諸物御用監太監立聚發其事執紀等付鎮
撫司鞫問具得情實以聞永多方營採僅調御用監
閒住紀等降調有差

八年南京六科給事申史魯等劾奏守備太監劉瑯
先年守備毒害軍民今聞復用人心驚怖乞今照舊
閑任南京兵部尚書劉機粗鄙不學壟斷無耻才非
叅贊畧無建明乞令致仕 詔瑯安靜行事毋再致

人言機仍留用

九年戊子降監察御史劉天和為金壇縣丞王廷相為贛榆縣丞時陝西鎮守太監廖堂誅求無厭天和廷相相繼按其地稍裁抑之遂致怨會堂奉旨於蘭州等處造辦進貢燒餅宜闕白巡按天和以蘭州為御史馬溥然所轄辭不往又洛川妖民邵進祿謀為亂事覺自首於官廷相釋之堂遂撫奏天和違命併及廷相釋賊事詔遣官校械繫二人至京送鎮撫司拷訊獄久未釋言者多救之乃付法司擬罪當贖杖還職內批特降之蓋堂以厚賂結同類諸權倖為之助也時各處鎮守者罔利作威甚於虎狼而堂為尤甚御史既連得罪由是官司無敢與抗民不勝其擾矣

卷之九

其
卷之九

報官



